

中國文學叢書

中國詩詞概論

劉麟生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叢書

劉麟生著

中國詩詞概論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新一版

中國詩詞概論

實價國幣六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 劉麟生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中國文學叢書編輯旨趣

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學的出版物，真正是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可是大部頭的著作，仍舊是寥若晨星。我們深深地感覺：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和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大綱不是一件東西。前者是以時間性爲經，以體類爲緯；後者是以體類爲經，以時間性爲緯。這兩部書的功用，是互相發明，缺一不可的。本叢書的編輯，就是以中國文學大綱爲對象，供讀者對於中國文學，有完整的知識和確切的了解。

從前中國人論文學，經、史、子、集，包羅殆盡；顯然是不明瞭文學的涵義和範圍所致。近來學者著書，喜用截斷衆流的方法，議論自然有很多獨到之處，可是對於整個的文體或作風，不免有忽視之處。譬如駢體文是我國文學中特殊的產物，雖然不免有貴族文學之諺，然而他也有相當的歷史與價值，一筆抹殺似乎可惜。又如明人的詩文，是模仿因襲居多，我們不妨敘述從簡，也不必完全拋棄，以便得觀我國詩文之全。這也是編輯本叢書的小小旨趣。

關於文學的分類，我們注重體裁淵源和演變各方面。至於作家和作品的批評，我們注重整個的作風，和各別的作風。一切批評，都採用客觀的態度，不涉成見。

本叢書共分八編

(一) 中國文學概論

(二) 中國駢文概論

(四) 中國小說概論

(五) 中國詩詞概論

(六) 中國戲劇概論

(七) 中國文學批評

(八) 中國文藝思潮。合之則爲文學大綱，分之則爲各別的文體專論。草創伊始，還望高明的作家，忠實地指導爲幸。

編主生麟劉

中國文學叢書

- | | | | | | | | |
|--------|--------|--------|--------|--------|--------|--------|--------|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中國文藝思潮 | 中國文學批評 | 中國戲劇概論 | 中國詩詞概論 | 中國小說概論 | 中國駢文概論 | 中國散文概論 | 中國文學概論 |
| 蔡正華著 | 方孝岳著 | 盧冀野著 | 劉麟生著 | 胡懷琛著 | 瞿兌之著 | 方孝岳著 | 劉麟生著 |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一	中國詩的鳥瞰	一
二	論詩經	五
三	五古詩的演進	一一
四	樂府詩的盛時	二二
五	七古詩與近體詩的完成	二七
六	詩的散文化時代	四二
七	詩的模仿時代	四九
八	詩的變化時代	五三
九	詞的萌芽時代	六〇
十	詞的極盛時代	六四
十一	詞的衰落與復興	八〇
十二	詩話與詞話	八六

中國詩詞概論

一 中國詩的鳥瞰

中國詩的地位 今日的中國詩，是在兩大相反的潮流中過生活。一方面有學選體詩，學唐宋詩的學者；一方面有打破一切的白話詩人。我們中立於其間的人，似乎乘一隻小船，泛出了大海，一望無際，真不知何所適從了！我們還是做文縷縷的舊詩咧，還是做近於俚俗的白話詩咧，這也是作者不能回答的，要勉強的回答，無非是拿中國舊詩，重新仔細研究一番，或者可以看出潮流的趨勢所在，和我們應取的態度咧。

或者有人以為中國詩，是中國文學中最好的出品，有世界的立場。或者有人以為中國詩，是貴族的消遣品，與大眾無關，這都是似是而不盡是的理論，值得我們的探討。

研究西洋文學的人們，都認識西洋敘事詩，是極發達的。像彌兒敦的失樂園，但丁的神曲，那些偉大的作品，是在中國文學中，不容易找得見的。中國敘事詩中長篇作品，不過有孔雀東南飛，秦婦吟等等，已經是難能可貴了。這固然是中國詩的遺憾，可是吟詩誦詩的普遍，是足以稱雄一時的。試看從前中國的讀書人，那一個不會做幾句詩，那一個不記誦幾十首或幾百首詩。吟詩實在可以代替唱歌。（中國文人，本來不知道唱歌，不屑於唱歌）吟詩便可以算消遣的方法，完全說中國詩是貴族化，也未必然咧。（唐羅隱的詩中，很有幾句，變成今日的成語，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等等，可參看遜齋閒覽，謝編中國大文學史，卷七所引）總而言之，在文學史的方面，中國詩是很有重大的發展，與光榮的歷史。今後我們的責任，是繼續努力，以求更大的光榮。一方面補救我們詩中的缺陷，（如長篇敘事詩）一方面不破壞我們特殊的貢獻。（如律詩與詞）在社會的方面說，文人吟詩的普通習慣，是各國所無的。聯句酒令詩鐘，是我們生活上裝飾上特殊的出品，

也值得相當的保存。今後的展望，是恢復古代詩詞在音樂上的應用，矯正詩詞中虛偽的說話，發揚民族中奮昂踴躍的情感，而不是一律打倒舊體詩。所以我們研究舊詩，是求一個客觀的評價，不必阿諛，也不必謾罵。詩體 詩體的豐富與否，也與詩的發展，極有關係。依我國的習慣說，詩的分類，可如左述：



以上的分類，有三大缺點：(一)詞與散曲，實在是新體詩，也可以加入其中。此外白話詩，又可以算一種詩，上文都未列入。所以上面詩的分類可以說是狹義的舊體詩了。(二)樂府詩有古今之別，古樂府詩，多長短句，變為後代的歌行體和雜體詩，如『三五七』之類。至於唐朝的七絕，宋代的詞，實在有樂府的功用，反不屬於古體詩了。上面所說的樂府詩，也是一種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用法。 (三)此外有一種不甚普遍的詩體，為六言詩，可以屬於近體詩。

『晚唐體』之類，有以人分體的，如『徐庾體』、『山谷體』之類，有以風格分體的，如『玉臺體』、『香奩體』之類，共有九種之多。大率拿作風做原素。要是以外形做原素，那麼分類的辦法，便不能很多了。嚴氏所分的體裁，加以題目分體為吟、謠、唱、弄等等，那種區別，早已不存在了。所以有幾種分類，是無甚意義的。除了上面簡表所說的以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拗體詩。這實在是近體詩，其中有幾個字，是不調平仄的。唐朝的李杜，是此體的創造者。(參看謝无量詩學指南、隋澤兒島獻告中國文學第二十九章)

詞的分類，共有三種：小令，中調，長調。不及六十字者，為小令；六十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以上為長調。填詞圖譜小令中最短的為十六字令，長調中最長的為鶯啼序，共二百四十字。最簡的通行圖譜，如舒夢蘭的白香詞譜，僅收一百闕，萬樹的詞律，共收六百六十闕，欽定詞譜共收八百二十六闕，真是築大成了。(參看

徐執詞苑叢談卷一吳梅詞學通論第一章

做散曲的人，遠不如做詞的多，所以略而不論。白話詩有用韻的，有不用韻的，格式全不一律，也不及贅述了。詩韻及詞韻，詩韻不合於現代人的應用，是無可諱言的。青韻與侵韻的區別，只有廣東人知道。東韻與冬韻的區別，祇有福建人知道。我們說國語的人，不知道夜字何以在禡韻中，匹字何以在質韻中，是幾個很普通的疑問。總而言之，現行的詩韻，是保存了很多的古音，為大多數人所不容易了解，不容易記憶的。應如何精密的修訂，造成一種標準的詩韻或詞韻，這是今後國家文化機關所應有的責任了。現在祇從歷史方面，略述詩韻與詞韻的演進咧。

詩韻變化的大關鍵，在四聲的發現。這是在南北朝時代，梁沈約是此中的主人翁了。在發明四聲以前，古韻的根據是什麼。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毛奇齡、戴震、孔廣森諸人，發明所謂陰陽通轉之說。這大近於專門，我們可以暫時不論咧。（參閱張世祿中國聲韻說概要）

四聲發現以後，一直到了現在。詩韻的演進，也是很繁複的。簡單的說起來，便是從二百零六類的韻（隋陸法言切韻）逐漸變成功今日一百零六類的詩韻（南宋劉淵平水韻）。現在對於古今的韻書，先做一個鳥瞰。最早的詩韻，有魏（曹魏）李登的聲類，晉呂靜的韻集，都見隋書經籍志，可惜書已久佚了。就是齊梁之際，沈約所做的四聲譜，周顒所著的四聲切韻，也失傳很久。隋朝陸法言撰切韻，分二百零六類。唐代孫愐改訂之為唐韻，都是今日看不見的。宋真宗時代，又拿唐韻增損一番，名為大宋重修廣韻，同時又編纂集韻、禮部韻略，以為科試之用，都仍舊保存二百零六類的面目，這是現存的古詩韻咧。

金代平水人（山西絳縣）王文郁，併合舊韻，為二百零七類。後來南宋理宗時代劉淵（亦平水人）重刊其書，叫做壬子禮部韻略，這就是現在所謂「平水韻」了。元陰時夫撰韻府羣玉，又拿上聲拆韻刪去，變成了一百零六類的詩韻，於是成了今日的詩韻。明太祖曾經命宋濂等併合四聲，為七十六部，撰成洪武正韻一書。但是未

會通行。

以下便論詞韻：

概括的說起來，詞韻上去通用，是比詩韻爲寬。最早的爲宋朱希真應制詞韻十六條，早已不傳。紹興中有綠斐軒詞韻，是元明間人所僞託，到現在仍通行。可惜沒有入聲，令人疑爲北曲而設。

清代是研究詞韻最發達的時代。通行的有沈謙的詞韻略，吳煨程名世的學宋齋詞韻，戈載的詞林正韻。戈書取兩宋人的詞，悉心審定，然後成了這部書。所以異常精確，是詞韻的權威了。（參看王易詞曲史第六章吳梅詞學通論第三章）

詩詞的選本，詩人的作風，不是在選本可以看得出的，必須要看他們的專集。可是爲入門起見，不得不有好的選本。詩詞的選本，固然不少佳妙的，可是不失之太多，便失之太陋。我們應有斟酌的地方纔好。

先論選得最富的書籍：有註釋的詩經，以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爲最善。（梁啓超語）漢魏六朝詩，有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張溥的漢魏百三家集，丁福保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唐詩有欽定全唐詩，御定全唐詩錄，宋詩當然以吳之振的宋詩鈔爲巨擘了。此外有元好問的中州集，顧嗣立的元詩選，朱彝尊的明詩集，錢謙益的列朝詩集。至於王闓運的八代詩選，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也是可備一格的選本。

詞的方面，有毛晉的宋六名家詞，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朱祖謀的彙村叢書，都是些有名的彙刻專集。以下是簡要的選本：漢魏六朝詩的方面，有沈德潛的古詩源，王士禛的古詩選，唐詩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以後各朝的詩，便沒有佳妙的選本了。王士禛的古近體詩鈔，選固精，不免有些偏見。（如近體詩祇選七律便是）

詞的方面，有張惠言的詞選，稍多的，有成兆麀的唐五代詞選，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都很精審。更多的，有馮煦的宋六十一家詞選，至於朱彝尊的詞綜，豐富而不甚精粹，主張還算中正咧。

總而言之，選擇精審，又無偏見的歷代詩詞選本，是極不容易看得見的。讀者祇有多讀幾種好的選本，便可以進一步讀相當的專集了。

二 論詩經

詩經的來源 孔子在論語上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可見得詩經本來叫做詩，不叫做詩經。詩之稱經，自後人始。莊子天運篇說：『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或者詩經之名，也不是很晚呢。六經中，以詩經為最可信。像書經禮記，被後世學者，攻擊懷疑，無所不至。但是詩經的作品，仍舊到今日能維持其尊嚴。所以詩經不但是中國最早的文學，也是最古的書籍。那麼詩經的編輯人，究竟是誰呢？

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那麼三千的古詩，又何自而來呢？禮記王制說：『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也有采詩之說。但是這個采詩與刪詩之說，經過清代學者崔述方玉潤的考證，都認為無據咧。（參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卷上三六至三九頁）

孔子刪詩之說，唐代學者孔穎達，已認為不可靠。詩譜敘疏說：『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論語所謂『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是說正樂，不是說刪詩。黃淦詩經精義引朱彝尊之言曰：『聖人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誦詩三百，皆子所雅言。豈從刪後言之歟？然則詩何以逸也？一蔽於羸，一裂於齊魯韓之分門；一缺於竹帛之脫遺；一亡於瞽矇之記誦；讀詩不可不知也。張世祿說：『詩經殆必為孔子所刪削編定，惟當時通行最廣，流傳最盛，諷誦最多，蓋僅此三百；孔子亦因其俗耳。三百之外，則或以意義辭句重複過多，或以不合其應世致世之目的，孔子遂不錄耳。』（中國文藝變遷論二十四頁）

詩經的史地 現在要從空間時間，來觀察詩經。除了商頌之外，如國風小雅大雅頌，顯然都是同代的作品。

商頌的作者，毛詩序以爲是殷朝人。史記宋世家以爲是宋國人作的。（胡小石中國文學史四三頁）那麼也是周代的作品了。陸侃如馮沅君最主張詩是東遷以後的出品。頌的時代最早，雅次之，風又次之，南最晚出。（參閱中國詩史卷上五四至五五頁）

再觀產生的地方，如周召二國是在今日的陝西，邶鄘衛在今河北之南河南之北，齊魯曹是今日之山東，秦幽是今日的陝西。其餘都是在河南的國家。所以詩經完全是華北的出產品。

詩經的組織 詩經共三百零五篇，相傳尚有南華等六篇，笙歌有其義而無其辭，其篇目可如下表。

國風：周南召南 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

小雅。

大雅。

頌：周頌魯頌商頌。

照上面看起來，詩的大分類，不外風雅頌了。風雅的解釋，各家頗有出入，今錄之於左。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譏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重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大序）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朱熹詩經集注序）

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雅用于人，頌用于神。（鄭樵通志）

風雅頌以音別也。樂記曰：廣大而靜，疏遠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據此則大小雅當以音樂別之。（惠士奇詩說）

最後的主張，是根據於音樂的立場。本來詩經與音樂，有特別的關係，所以詩經的分類，按照音樂，是頗有見地呢。南宋王質程大昌主張分南風雅頌四部分。清代顧炎武日知錄也說：『南幽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參看中國詩史卷上論二南的獨立）明乎此，那麼詩的新分類，可以不煩言而決了。

其次關於詩經的組織，祇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六義，一是詩序。

六義的順序，照詩大序和周禮，都是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孔穎達詩經正義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作用，風雅頌乃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換句話說，風雅頌是詩的體裁，對音樂而言；賦比興是詩的方法，對修辭而言。風雅頌已在文論列過，賦比興的意義如何，也有數說：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玄周官注）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詩經集傳）

賦尚敷陳，修詞中之直敘法。比重取其譬，修辭之象徵法。興則由彼及此，修辭中之聯想法也。（陳鐘凡中國文學通論）

最後要說到詩的贅瘤物，就是詩序。詩經中每篇之前，皆有詩序，譬如鄭風青青子衿詩，詩序說：『刺學校廢也。』朱熹說：『此亦淫奔之詩。』真可謂背道而馳了。究竟詩序是什麼東西，關於此點，不能不曉得詩有大小序之別。普通以關雎的序爲大序，以後的詩序，便稱小序。鄭康成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毛亨）合作。後漢書以爲是衛宏所作。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讀詩，還是用主觀的見解好，不要爲這些烏烟瘴氣所誤。纔是。（參閱胡樸安詩經學十六頁至二十一頁）

說詩的派別 以上所說的六義和詩序，都是研究詩經的種種魔障。此外還有一個大魔障，就是正統派的說詩，與非正統的說詩。現在先引隋書經籍志的話，以見詩經最初傳授的狀況。

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生、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探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毛詩鄭箋，是正統派的說詩。他們是尊重序傳的。到了宋代，學者多以己意說經。歐陽修的毛詩本義，開其先。

鋒。鄭樵的詩辨妄，程大昌的詩論，專攻毛鄭和小序。朱子的詩集傳，亦廢棄小序不用。元明讀詩，多守集傳，到了清代康熙乾隆時候，漢學始大盛。最著名的書籍，有陳啓源的毛詩稽古篇，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的毛詩後箋，而陳奐的毛詩傳疏，舍鄭用毛，尤爲精闢。他們都是注重名流訓詁的。

作家與作風 詩經的詩，大部分是沒有作者的，但是以下的詩，是自身說出作者的名字，那是最可靠的：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小雅節南山）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大雅棗高）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小雅巷伯）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雅烝民）

此外周公作鴟鴞，見於尚書，許穆夫人作載馳，見於左傳，衛武公作抑，見於國語，衛武公又作賓之初筵，見於小序，常棣是周公或召穆公做的，見於國語與左傳，其餘便不可考了。

關於作風，我們分頭研究，以見古代四言詩成功之偉大。

（一）體製的豐富 詩經是古今四言詩的大成，後人無論如何仿製，都及不上他。像東哲的補亡，陶潛的停雲，已經是費了很大的氣力，不過如此。但是詩經的四言，也多變化。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其次每篇每章的多寡，也是不同。每篇有二章的，如騶虞，有十六章的，如桑柔。每章有三句的，如甘棠，有十二句的，如韓奕，也不一律了。最要的是材料豐富。詩經中，以抒情詩爲最多。如谷風。但是敘事詩，如常武，祭祀詩，如思文，描寫詩，如大田，諷刺詩，如山有樞，教訓詩，如抑，農家詩，如七月等等，無一不備。

（二）修辭的美麗 先看漁洋詩話所說：

余因思詩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傷別，蠶蠶竹竿之思歸，兼葭蒼蒼之懷人，小戎之典制，碩人次章，寫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寫春陽之明麗，而終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東山之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高閣開之致遠歸之情遂爲六朝唐人之祖無羊之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楚何笠或負其餘鷹之以蘇舉來既升字寫生恐史道頑戴畫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

其所以然的緣故就是當時已善用重言文心雕龍物色篇說：

灼灼狀桃花之鮮，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依依盡楊柳之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杲杲爲日出之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濕漉漉雨雪之狀，雨雪漉漉見睨曰消。啾啾逐黃鳥之聲，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啾啾。嚶嚶學草蟲之韻，嚶嚶草蟲趨趨阜臺。

文心雕龍又說：

皎日嘒星，一言窮理。謂予不信，有如皎日；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參差荇菜，其葉沃若。

是比喻雙聲疊韻，無一不用得很多呢。

(二) 派別的互異 可看左傳上季札聆樂的一段。雖然說樂，可是詩筆也是如此咧。

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動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備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餘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四) 用韻的繁複 詩經用韻的變化，簡直匪夷所思。是後人詩中所夢想不到的。顧炎武的詩本音，祇舉三例，孔廣森的詩聲分例，說詩經的韻例，有二十七丁。以此的毛詩正韻，增到七十四。我們無暇詳別，舉幾個例子罷了。

一韻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轉韻例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句中韻例 『日居月諸。』

首二句不入韻例。『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丞也無戎。』

周頌中不用韻的很多。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是全不用韻的。如『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研究古音，是一件極困難極專門的一件事。顧炎武提出二個重大原則：一是古代四聲一貫，一是古人韻緩。詩經的影響，可以分爲兩種：一是在當時的影響，一是對於後代的影響。詩經在當時的影響，完全是因爲音樂關係。馬瑞辰說：『詩三百篇，未有不入樂者。』顧炎武則主張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日知錄卷三）無論如何，一部分是可以歌的，而當時人士，幾於無人不能歌詩。左傳記晉文公出亡說：『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僖公二十三年）

章學誠謂六藝以詩教爲最廣。（文史通義詩教下）這完全是因爲歌詩的關係。此外引詩之例，也是不勝枚舉。所以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均見論語）可見詩經在當時，是用途極廣的。對於後代的影響，是怎麼樣呢？單就文藝一方面說，也可發現幾層的用處：

（一）四言詩的模範。詩經是四言詩的極軌，後人做四言詩，到今日未嘗絕迹。無一不奉詩經爲楷模。而且後人做墓誌銘，做像贊，做祭文，無一不用四言。韓愈平淮西碑的銘，便是受了詩經的極大影響。李義山韓碑詩說：『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明堂詩。』韓愈實在是中興四言詩的第一人！

（二）中國文學的基礎。張世祿說：『歐洲而無荷馬詩，則魏琪爾但丁彌兒頓諸人，或永不產生於世上。中國而無詩經，則楚辭以下之文藝，亦將無以產出。歷史連綿生長之關係，亦可於文藝觀之也。』中國文藝變遷，論這話甚爲允當。試想中國各種文體各種詩體中所用的字彙典故，重言雙聲疊韻，以及命意造辭的方法，何一不由詩經導之先路。章學誠說得最妙：『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

也。『文史通義詩教上』又說：『學者惟拘聲韻謂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詠之文，皆本於詩教。』（詩教下）

（三）詩經與日常生活 我們所用的習語，如宴爾新婚（谷風）二三其德（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兮（采芣）我們說話寄信，那一個不用他。什麼關雎麟趾（用關雎麟之趾詩）鴛鴦在席（用鴛鴦詩）我們在婚席上，處處可以看見。詩經造福於我們，是太多了。

（四）古代典章文物的參考資料 大雅韓奕詩說：『其微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讀此可以知古人宴會時的食品，小雅楚茨說祭祀的禮儀，詳細極了。（顧頡剛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可以見得上古時代吉凶軍賓的禮節，一切都可以在詩中看見。

三 五古詩的演進

西漢詩的辨偽 關於我們五古詩的發達，可引用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中幾句話。他說：『逮漢蘇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晉宋。至於陳宋，而古調絕矣。』這句話很賅括有致，但是對於五古詩的起源，與近代學者的考據，結果立於反對的地位。他的意思，是以西漢蘇武李陵贈答詩，為最早的五古詩。梁鍾嶸詩品，唐釋皎然詩式，也是如此主張。可是西漢的五古詩，儘管很好，為我們所傳誦，不能不承認其為偽。現在分述於下：

（一）蘇李贈答詩 從考據方面，證出蘇李贈答詩，不是西漢人的作品，最早有劉知幾的史通雜說，蘇軾東坡志林，後來有顧炎武的日知錄，梁章鉅的文選，旁證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都以為與當日情事不合。譬如李陵詩說：『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東坡以為不當有江漢語，即是一端。

（二）古詩十九首 五古詩中最早最佳者，當推古詩十九首。昭明太子文選，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詩的上面。徐陵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等九首，為西漢枚乘所作。劉勰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為東漢

傅毅所作。王世貞以爲中間雜有枚乘或張衡蔡邕的作品，也未可知。胡適說：『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陵生於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白話文學史五六頁）

最初反對古詩十九首是西漢人作的，有顧炎武日知錄會說過『孝惠諱盈，枚乘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可知爲後人擬作，而不出於西京。』（關於此點，古層冰漢詩研究，又反駁之。）近來學者如徐中舒張爲騏陸侃如，都有詳細的論列。（參看陸編中國詩史卷中四三三至四四二頁徐中舒古詩十九首研究見立達季刊）

（二）卓文君的白頭吟與班婕妤的怨歌行 據陳鐘凡在漢魏六朝文學上說：前一首詩，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皆未嘗說卓文君作。後人附會西京雜記之說，將此詩歸之文君。後一首詩，不載漢書外戚傳，班固是她的姪孫，不應疏略不說。

但是以上的詩，雖然是些僞作；我們不可不知，不可不讀。因爲他們都是中國的好詩。沈德潛古詩源說：『十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而入，此國風之遺也。』王士禛詩向說：『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方東樹昭昧詹言說：『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可以想見古人批評的一般。這種贊美的批評，未必就能反證僞之說。因爲我們讀最初五古詩，像傅毅的述志詩，多半樸實非凡；與十九首詩的和雅圓潤，相去懸絕。單就修辭上說，也很可以發生疑慮咧。』

建安文學與五古詩的告成 五古詩究竟起於何時，是讀者所渴欲知道的，據現代學者所推論，是起於東漢，完成於東漢末年。——便是建安時代。建安是漢獻帝年號，所以建安文學，是包括東漢末年到三國時代。那時候的作者，如魏氏三祖，都是三國時代的政治領袖咧。

五古詩像其他事物一樣，不是平地突起來的。樂府詩（留待後論）中，也有五言詩。西漢時候，已經有了。（李

延年『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等句，可以爲例。但是純粹的古詩，在東漢始有可數的作家。最著名的，要算蔡邕父女和秦嘉夫婦。（參考中國詩史四一三頁）

東漢最早的五言詩作家，爲班固、傅毅、班固、孟堅、扶風、安陵人。他的漢書（前漢書）是與史記相伯仲的。他的文學，如兩都賦，可與他的史學并傳。鍾嶸詩品說：『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詠史詩是一篇五古詩。班固的同人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所作述志詩，是一首四言詩，無甚意味。至於五言詩，古詩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據文心雕龍說，爲傅毅之詞，是篇絕妙好辭了。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樂，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東漢中葉的作品，爲我們所稱道的，有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張衡的同聲歌，秦嘉、徐淑夫婦的贈答詩。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長於碑銘及書法。他的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作古辭，玉新臺詠以爲邕作，所以尙無確定的說法。此外翠鳥詩，也是五言。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他是文學家兼天文家，以兩京賦出名。其次爲回愁詩，是騷體的七言詩。同聲歌爲五言詩。其中句子，如『思爲莞蒹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是陶淵明的閒情賦所自出。秦嘉夫婦的事蹟，不見正史。嘉的留郡贈婦詩三首，有序，云：『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上郡掾，其妻徐淑癡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據太平御覽諸書所說，徐淑是一個節婦。詩品說：『夫婦事既可傷，文亦淒怨。』今錄秦嘉的詩一首：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秦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能卷。

蔡琰是蔡邕的女兒，字文姬，長於文學與音樂。初適衛仲道，夫亡無子，爲胡騎所獲，歸南匈奴左賢王，生二子，曹操念蔡邕無嗣，把她贖回中國，嫁給陳留董祀。這就是後人所樂道的文姬歸漢一段故事。她感傷亂離，做了二首五百四十字的五言詩，名叫悲憤詩，哀感、悽惻，至今還能動人。其中句子，如『兒前抱母頸，問母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與王粲七哀詩所說『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真是異曲同工。蔡琰是建安時代的人，但是與建安時代的文學家少往還，少唱和，所以很多人不把她列在建安文學之中。其實她的作品，置之建安文學作品中，也無愧色。現在便要論到建安文學。在政治上，建安時代，是中國由統一入割據的過渡時代。這時候的人才，風起雲湧，有繼武春秋戰國時代的氣象。單就文學一項而論，已經可以不朽。而文學不朽的原因，又以五言詩的成熟爲最重要。所以我們應先注意五言的作家。

關於此點，先說曹氏父子，後來略敘建安七子。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追諡武帝。他的兒子曹丕，字子桓，諡文帝。曹植字子建，諡陳思王。丕納袁紹媳婦甄婦人，生曹芳，字元仲，諡明帝，都是些大詩人。曹操是我國歷史上罕見的英雄，兼擅文武之才，與唐太宗相似。但是李世民的詩，遠不如曹操的詩筆力沉雄。這是有定論了。曹操的四言詩，短歌行，如『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之句，是詩經後絕無僅有的好詩。五言詩，如苦寒行，雄露，都異常的悲壯，不是東漢時代的古樸詩。所以詩品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曹丕的詩，以新詩爲最佳。就是詠懷一類的詩，劉勰稱其洋洋清綺。陸時雍稱其優柔和美，這都是確評。但是他還有一個貢獻，便是七言詩。張衡的回愁詩，是近於騷體。曹丕的燕歌行，是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不可不注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慄慄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執戟守空房。盍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徵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曹植的詩名，在建安文學中，是首屈一指。鍾嶸說：『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劉勰說：『下筆琳琅，體貌英逸。』杜甫說：『文章曹植波瀾闊。』沈德潛說：『子建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歸納起來，他的詩，既長於謀篇，又長於遣辭，并且音調鏗鏘，所以能爲古代詩的極軌。王世貞藝苑卮言

也說得好：『子建流麗，才敏於父。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這真是詩的進化觀念。

讀曹植的詩，須時刻不要忘了他的境遇。他雖然是貴公子，可是因為了曹丕的嫉妬，遭遇不佳，心境惡劣，所以每多怨憤之詞。贈丁儀，贈白馬王彪，三良詩，雜詩，都是抒情的，好詩，最可以代表他的作風。他在雜詩裏面說：『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真是悽怨之極了。七哀詩也是如此。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其次的詩才，當於建安七子中求之，試看曹丕的典論所說：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并馳。

魏文帝與吳質書和劉勰文心雕龍對於七子的文學，都有重要的論列。可是對於他們的五言詩，批評不詳。七子中的詩才，要以王粲劉楨爲巨擘。文心雕龍說：『仲宣溢才，佳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詩品則說：『楨詩直骨凌霜，高風誇俗。但氣過其文，雕潤很少。然自思王以下，楨稱獨步。』詩品批評王粲則說：『發悽愴之辭，異曹劉之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但是晉代詩人，如潘岳劉琨，都出於王粲。（詳見詩品）就是杜甫的詩，也受他不少的影響，所以方東樹說：

王仲宣從軍五首，杜公時效之。仲宣最爲沈鬱頓挫……陳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

他們的名作，爲人所傳誦者，有王粲的七哀詩，從軍詩，劉楨的贈五官中郎將及公讌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徐幹的室思飲馬長城窟行，其中七言多於五言，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此外在七子之外的，有孔融的雜詩，繁欽的定情詩，應璩的百一詩，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有了這多大詩人，五言的可以告成立了。此後最大的詩人，便是阮籍。籍字嗣宗，是上文所說阮瑀的兒子，才

藻豔逸，而侷放蕩。（見三國志王粲傳）王勃滕王閣序說：『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他的猖狂，或者因為身仕亂朝（他生於漢之前十年，卒於魏之前二年，據中國詩史五二〇頁所載）以此自掩，但是他的哭，卻是真的性情表現，詠懷詩八十二首，多半是憂時憫亂之語。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黃鶴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其餘的，便不勝枚舉了。所以顏延之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譏。雖事在刺譏，而分多隱避，百世而下，難以情測也。』詩品說：『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文心雕龍也說：『稽志清峻，阮旨遙深。』他的詩筆，含蓄得妙，非第一流人才不辦。

西晉的詩人，有所謂三張（張載與弟協、元）二陸（陸機與弟雲）兩潘（潘岳與其從子尼）一左（左思）成功。所謂太康的文學（太康是晉武帝年號）但是除了左思而外，其中較好的，如張協、陸機、潘岳，不過是第二流的詩人，其餘更是無足觀了。張協的雜詩，潘岳的悼亡詩，可以為代表的作品。像宋書謝靈運傳所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分綺合。』他們的詩，已開六朝綺麗的風氣。祇有左思的魄力較好，可附於第一流。

鬱鬱潤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隆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以上是左思詠史詩的一首。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他的詠史詩招隱詩，更換了詠懷詩的面目，開後人無數法門，與郭璞游仙詩，都是創造而非模仿。詩數說：『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疊用古人名，堆垛寡變。太冲題實因班體，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遂為古今絕唱。』古詩源說：『太冲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故是一代作手。豈潘陸所能比埒？』他的詩筆矯健，是第二個特色，為當時所罕見的。此外嬌女詩敘述自然，也不

爲當時風氣所困咧。

沈德潛評陸機的詩說：『士衡詩開出排偶一派。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風，不復存矣。』又評張華的詩說：『茂先詩筆力不高，少凌空矯捷之致。』空靈矯捷，是漢魏詩與西晉以後的詩之異點。可是東晉雖偏安江左，幾個大詩人都是不入綺麗的一條路。這便是劉琨、郭璞和陶潛。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他的重贈盧諶詩：『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最爲人所傳誦。沈德潛批評他說：『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這是他的批評。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長於易學，所著遊仙詩十四首，挺拔而爲俊。『文心雕龍明詩篇』沈德潛說：『坎壈詠懷，其本旨也。鍾嶸貶其少列仙之說，謬矣。』所以詠懷詩到了郭璞，又換了一副面目。『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甯知龜鶴年。』這不是死板板的仙人故事可比咧。

陶淵明及其影響 自東漢到魏晉文學的趨勢，是由散入整，由質直到綺麗的時代。所以左思的三都賦，未成以前，陸機曰：『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將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不能加。其實左思在文學上的貢獻，從今日看起來，三都賦的價值，不能比詠史詩、招隱詩來得大。這是時代趨勢使然。左思、郭璞、劉琨、晉代三詩傑，都不跟着時代走。但是收效最大的，要算陶潛。陶潛字元亮，一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他的生活，世人都曉得，可以不必述。他實在也是一個散文家，他的散文與詩，都有獨立的風格。不盲從時代的趨勢，現在論他五言詩的優點：

(一) 田園詩的宗師 詩品說：『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真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田園詩就是隱逸詩的背景，所以無大出入。陶詩如『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等句子，寫得非常真切，有寫實的風格。不是深知農事深愛田園者，不能道。古今田園的詩，無有能出其右咧。

(二)真性情的流露。昭昧詹言說：「如阮公、陶公等，常有意於爲詩。內性既充，率其胸臆，而發爲德音耳。」讀『行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之句，知道陶公不仕，并非矯情。讀『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之句，知道他是積極，而非非消極。讀『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之句，他的熱心故國，忠貞自矢，可以不言而喻了。總而言之，他的詩，是他的熱烈性情所流露出來。

(三)沖淡自然。陶詩不用典，純任自然，是人人所樂道的，可是純粹沖淡自然，不一定是第一流詩。陶詩的沖淡自然，是因爲他哲理豐富，遣詞清新，所以方纔百讀不厭。

試就詩的哲理而論，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所以貴我生，豈不在一生，都是極好的人生哲學。其他如『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衣帶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其含義皆深刻之至，真令人迴腸蕩氣，（參閱胡小石中國文學史上編一三二頁）

陶詩雖然不雕琢字句，可是對句，如『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用字如『有風自南，翼我新苗』之『翼』字，『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之『迴』字，皆是未經人道的。沖淡自然，而一趨於庸熟，便不是好詩了。所以蕭統說：『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蘇軾說：『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朱熹說：『人皆說淵明平淡，據某看來，他自豪放，但放得不覺耳。』以上是創造的批評。此外讀陶詩，不可不注意的，便是詩序簡潔雋永，是小品文字的良師。錄二條於左方：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九日閒居）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顯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笑耳。（飲酒）

陶詩的影響，是在中國詩壇中，獨樹一幟。唐人學之而成名的，有王維、韋應物、儲光羲、柳宗元、孟浩然、白居易。宋代王安石、蘇軾、蘇轍，也多擬陶之作。其中最得神似的，要推王維、韋應物、儲光羲了。以下的批評，可以見得陶

詩的影響如何。

章公古淡，勝於右丞，故與陶爲獨近。……柳子厚幽怨，有得顧旨，而不甚似陶公。施補華《說詩》。

儲光羲田家詩作，真機處勝於摩詰（同上）。

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視得其真樸，韋蘇州得其沖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沈德潛《唐詩別裁集》）

南北朝的五言詩與近體詩的胚胎。平心而論，南北朝的五言詩，是個過渡時代的詩。一方面失卻漢魏時代的空靈矯健之筆，只顯露着藻繪雕琢的才能。一方面講求四聲，還沒有完全達到近體詩的音節諧婉之美。可是近體詩的成功，全靠了這兩種的嬗變。——不講對仗，不講平仄，那還有近體詩嗎？——中國的詩添了近體詩，是一筆大收入，所以南北朝的詩，是對於中國詩，有偉大的貢獻。不可因爲他們一味堆砌，一味綺靡，於是一筆抹殺了他們。所謂南北朝，就是偏安江左的宋齊梁陳，和統治北方的魏北齊北周。隋是結束南北朝的一代，詩的作風，也與南北朝無殊。至於所謂六朝，便是東晉，宋齊梁陳。本來這時候的文學界人物，都在南朝，所以六朝的文學，也就是南北朝的文學。南方是個溫柔綺麗之鄉，北方詩人到了南方，作風爲之一變，也是極合理性的事。

五言詩的作家，可分爲三類：（一）前期的作家，以雕章琢句爲能事。大小謝（謝靈運謝朓）是領袖。（二）後期的作家，以講求四聲爲能事。沈約陰鏗何遜庾信薛道衡是領袖。（三）此外比較自然而豪放的詩人，有鮑照蕭衍（梁武帝）爲領袖。而鮑照對於後來的影響爲最大。試分別述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代名將謝玄之孫，移籍會稽，襲封康樂公。宋文帝時，以被人控告謀反，於廣州棄市。他是一個最愛游山水的詩人，「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宋書謝靈運傳）他的山水詩與陶潛田園詩，可稱異曲同工。可是因爲雕飾太過，偏重古典主義，失卻多數人的同情，不能與陶詩媲美。但是大謝確有他的長處，讀詩者不可不知。

康樂詩經營慘淡，鉤深索隱，而一歸自然。……陶詩高處在不排，謝詩勝處在排，所以終勝一籌。（古詩源）

謝公思深氣沉，無一字率易，較退之山谷尤嚴。……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謝公似犯此，其實竟體空靈，適往曲折頓挫。（略味會言）

大謝山水游覽之作，極爲銳削，鏡可矯平，熱鏡削失卻淳厚。（觀備說詩）

總之大謝詩有凝鍊厚重之妙，可以醫浮滑率易的詩病。鍾嶸以高潔許之，未爲太過。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石壁精舍還明中作）、「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七里瀨）等等，也尙近於自然。駢偶詩到了他，是登於極峯，所以不失爲大家例。

謝靈運詩題卽是序，甚爲雋妙，不亞於陶潛。今舉一二於左（參觀鈴木虎雄支那文學研究山水文學與謝靈運一篇）

晚出西射堂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謝靈運同時的詩人，有顏延之及其族弟惠連。當時詩人湯惠休說道：「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鑠金。」顏終身病之（見詩品）他們的詩，我們可以不必深論了。

少後於謝靈運的，是鮑照。照字明遠，東海人。他的詩名，在當時不及大謝，在今日眼光看來，是遠過於大謝。他是七古詩的開山祖。建安時代，已有很好的七古詩（見上）但是作者很少。鮑照傑作行路難，居然有十八首，並且悲壯蒼涼，與當時靡弱的作風，立於反對地位。試讀左列的詩（行路難第一首）真是如鳳鳴朝陽了：

奉君金巵之美酒，瑤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彩帳，九華葡萄之錦衾。紅霞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沈德潛說：「明遠樂府，開人世所未有。後太白往往效之。」其實豈但太白，杜甫高適岑參韓愈，幾於無一不學之。（參閱昭昧齋言卷六）而高岑尤爲嫡派。杜甫說：「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俊逸的作品，是在南北朝作家中，不易求的。所以鮑詩的價值，似乎在大謝之上。

鍾嶸以險俗評鮑詩，未免爲當時風氣所困。鮑詩不是險，是峻峭，不是俗，是自然而近白話例。（參閱胡適白

齊代的詩人謝朓，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他的詩，也可以秀美二字當之。他的起句，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爲鍾嶸所稱賞。『善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躓。』名句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爲李白所贊美。『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常憶謝玄暉。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他與靈運有大小謝之稱，關於此點，沈德潛的評語很好：

康樂每板拙，玄暉多清俊。然詩品終在康樂下。能清不能厚也。（古詩源）

此外小謝還有一個貢獻，便是近體詩中的五絕。玉階怨尤爲有名。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後期的五言詩，有兩個大趨勢：一是講求平仄，一是偏重豔體。梁武帝蕭衍，雖是永明（齊武帝年號）文學中的健將，倒是一個特出之才。西洲曲是五古，河中之水歌，東飛伯勞歌是七古，都異常跌宕自然。初唐張若虛劉希夷的七古，皆淵源於此例。（用沈德潛說）

可是詩的大變化來了。永明文學中的健將，如沈約、周顒，發明了一個運動，叫做『四聲八病』。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是蕭衍篡位時候的功臣。諡曰隱侯，著有宋書等等。齊書陸厥傳說：『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羣、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的主張，在謝靈運傳論與答陸厥書中，可以見之。最重要的，莫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語，就是調平仄的道理咧。（見蔡寬夫詩話）

八病是什麼呢？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引詩苑類格說：『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其實近體詩的束縛，也沒有這樣嚴密。在當時發明家，或有言過其實的地方罷。（八病的解釋，據劉大白考據，有很多的謬誤。參閱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第四十至第四十三頁，此外可看唐鉞國故新探中八病非病論，陸侃

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六一九至六二四頁)

四聲八病之說，響影非常之大。但當時文人，也不能完全了解。梁武帝雅不好焉。見於沈約傳中。鍾嶸詩品說：『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所以沈約便以為在昔文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了。沈約傳。可是一方面提倡得很厲害，一方面調平仄的功夫，未有十分成熟。所以當時五言詩，缺乏風骨，變成不古不近的樣子，甚為難讀。作者甚多，我們無庸仔細研究。在南朝的，有沈約王融江淹吳均柳惲陰鏗何遜庾肩吾徐陵江德在北方的，有庾信（肩吾之子）王褒楊廣（隋煬帝）薛道衡孫萬壽等等。杜甫詩說：『欲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若用心。』便是說近體詩的貢獻，是在他們身上。今錄何遜詩一首，以見近體詩的胚胎時期一斑。

驚搖機

暮烟起遙岸，斜日照安流。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

四 樂府詩的盛時

名稱與體裁 我國詩中有一種詩，向來不為人所注意，而影響極大的，就是樂府詩。尤其是兩漢至隋的樂府詩。這個樂府詩的名詞，因為真偽雜糅，模仿太多的緣故，所以大眾對之，模糊得了不得。經過近代學者的研究，便如撥重霧而見青天了。

樂府是掌音樂的衙署。漢書禮樂志說：『武帝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是樂府詩的巨觀也。說：『孝惠時夏侯寬為樂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其實漢高祖時代，已經有了房中樂。所以樂府的樂歌，淵源很早。先有音樂，後有樂府，然後方有樂府詩。但是經過後人引用，樂府的名詞，與樂府詩的涵義，無大分別了。譬如白居易的今樂府，就是指樂府詩咧。

樂府的事業可分爲二種。一是搜集民間歌曲，一是應用胡樂因爲有這種提倡，所以文人的擬作甚多。《樂府詩集》編中國文學史第一五〇至一五一頁）不一定會入樂。其中樂曲有聲無辭的也很多。像橫吹歌辭李延年二十八解（陳鐘凡漢魏六朝文學第三三頁）便是。可是樂府古辭亡的也不少，如橫吹曲原有四十九種，現存者祇有二十三種有辭。相和歌一百零一種，現存者三十二種有辭。其餘可想而知了。（參觀陸侃如樂府古辭考中各表）

樂府詩的分類，依郭茂倩的分法，共十二類：

- (子) 郊廟歌辭 (丑) 燕射歌辭 (寅) 鼓吹曲辭 (卯) 橫吹曲辭 (辰) 相和歌辭 (巳) 清商曲辭
 (午) 舞曲歌辭 (未) 琴曲歌辭 (申) 雜曲歌辭 (酉) 近代曲辭 (戌) 雜歌謠辭 (亥) 新樂府辭
- 再看近代人的分法：

- 樂府
1. 樂府本曲
 2. 依樂府製詩
 3. 擬樂府詩
 4. 自製新曲
- (用陳鐘凡說)

- 樂府
- (一) 郊廟歌
 - (二) 燕射歌
 - (三) 舞曲
 - (四) 鼓吹曲
 - (五) 橫吹曲
 - (六) 相和歌
 - (七) 清商曲
 - (八) 雜曲

- 樂府
- 貴族的——郊廟歌燕射歌舞曲
 - 外國的——鼓吹曲橫吹曲
 - 民間的——相和歌清商曲雜曲

(用陸侃如說)

以上多半就音樂的用途而說。至於命題方面，一曰歌，二曰行，三曰歌行，四曰引，五曰曲，六曰吟，七曰辭，八曰篇，九曰唱，十曰調，十一曰怨，十二曰歎。也可以見得樂府詩方法之豐富呢。

樂府詩與五言詩，分別何在？據郎廷槐師友詩傳錄說：可有以下的異點（中國韻文通論所引）：一、樂府可歌，古詩不能歌；二、樂府多長短句，古詩多五七言；三、樂府主紀功述事，古詩主言情；四、樂府貴遒勁，古詩尚溫雅。申言之：（一）樂府與古詩，在今日都爲不可歌。（二）樂府多長短句，這是一個大貢獻。因爲當時的詩，是五言居多。作風流於板滯，有了長短句的樂府詩，詩壇自然奮興了不少。（三）郎氏第三層所說，是不確的。子夜歌等等，是純粹的抒情詩咧。（四）至於作風方面，樂府詩流利自然，遠過於當時五言古詩，是已經有定論了。

胡應麟詩藪說得好：『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可以知道後來所謂樂府，并非真正的樂府詩，乃是借古人的題目，做自己的詩。最可注意的，就是我國的新詩體，多淵源於音樂，隨後擬作太多，便與音樂分離。樂府詩是如此，絕句和詞，也是如此咧！

作風的嬗變 樂府詩的極盛時期，是兩漢到六朝，其中魏晉時代少弱。西漢沒有真正的五言詩，可是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武帝的天馬歌等等，都是見於正史的樂府詩。後來如戰城南、臨高臺有所思，都是有爲而作，沒有無病而呻的作品，所以極其可貴咧。

魏晉而還，擬作過多，沒有特殊的色彩。曹操的蒿里行，是借古樂府寫時事，其餘如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箜篌引，甄后的塘上行，都是借題發揮，成功他們五古詩。在樂府方面，屬於模仿而不屬於創造。直至六朝樂府詩，方纔有中興的氣象咧。

南北朝的樂府詩，偏重於哀豔的抒情詩，與兩漢的樂府詩，多寫郊祀軍旅者，微有不同。換句話說，就是兩漢詩比較典正些，六朝詩比較綺麗些。

擬就寫戀愛的子夜歌而論，便有五種——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誓歌、子夜變歌、樂府詩集所

錄，共有一百五十八首。六朝所作，爲一百四十一首。其發達的盛況，真是可驚咧。

代表的作品 我以為樂府詩的實質，不外抒情與敘事（郊廟等歌辭，自然與抒情無關，但是這是少數）且對於詩學，無極大的貢獻。其餘如橫吹曲等，皆有抒情之處，而作風一出之於自然。這就是樂府詩的大貢獻。現在略述抒情詩，以見一斑。

（一）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現在可讀的，如戰城南、臨高臺、有所思、上邪四首，都是感想沈痛，筆力排奡之作。今錄其最短一首：『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二）漢相和曲中的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陳鐘凡以此詩前三句，一人獨唱，後四句，衆人之和曲也。梁武帝的江南弄詞中的望江南，有人說是詞之始祖，與此多少不無關係咧。

（三）鷓鴣 也是漢代相和曲。其中句子，如『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都是我國文學中常用的典故。

（四）西門行 漢瑟調曲之一。其中有很富興味的哲理。學者的性情，歷歷如繪了。全篇與十九首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造句都相同，孰先孰後，是很難曉得的。

子夜歌以下屬於清商曲。據宋書說：『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自東晉至梁陳，作者極多。其中自有不少的民歌，宛轉纏綿，哀豔欲絕。『宿昔不梳頭，綠髮被兩肩。宛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五）桃葉歌 王獻之爲他的妾桃葉，作此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

（六）碧玉歌 宋汝南王爲其妾所作。『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情是何等的真摯呀！

(七) 華山畿 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冥陽，見客舍有一女子，悅之，因感心疾。母訪女，具以聞。因脫蔽膝，令母置其席下臥之，果差。忽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葬時，從華山度。比至女門，女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女遂入棺，家人乃合葬之。

(八) 春江花月夜 玉樹後庭花 等等。這都是陳後主（叔寶）所作的樂歌，前者亡存，後者有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都是美張貴妃孔貴嬪的顏色。陳後主是以民歌入詩的重要人物。

(九) 南朝的舞曲 晉有白紵舞辭，南朝有石城樂、烏夜啼等等。

(十) 北朝的橫吹曲 胡適說：南朝樂府是兒女文學，北朝樂府是英雄文學。試看北朝的橫吹曲，便知最有名的，如企喻歌、隴頭歌辭、折楊柳歌辭，所抒的情感，都是悲歌慷慨之作。今錄折楊柳歌辭於左：『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坐吹長笛，愁殺行客兒。逍遙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蹀躞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此外如楊白花歌、咸陽王歌，都是北方的抒情歌。以下說樂府詩的敘事詩。

各國詩中，多有敘事詩。我國詩，自不能爲例外。可是我國文學中，缺乏西洋的長篇敘事詩（Epic）是無可掩飾的事實。比較長的敘事詩，都來自樂府詩中。短篇如豔歌行，不過七十字。長篇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孔雀東南飛）乃至一千七百四十五字，都是情感豐富，敘述自然的作品。

豔歌行

翻：堂前燕冬歲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縫？賴得賢主人，覓取爲我縫。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盼。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石見何難變，遠行不如歸。

現在舉其重要者，列表於左，以見敘事詩與樂府的關係：

（一）名

（二）傳說的時代

（三）樂府類別

李延年的羽林郎

東漢

雜曲

宋子侯的董嬌嬈

東漢

雜曲

陌上桑

東漢

相和歌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東漢

木蘭辭

梁

橫吹曲

羽林郎敘霍氏家奴馮子都的故事，重要的思想，在『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四句，董嬌嬈借折花發出及時行樂之意，筆致都流利動人。

陌上桑敘羅敷拒婚的故事，警句爲『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沈德潛說：『鋪陳穠至，與羽林郎一副筆墨。樂府體別於古詩者在此。』其實古詩（五言詩）也有鋪陳穠至之筆，祇是缺少些自然的風格。

孔雀東南飛詩，是中國第一首敘事詩，布局之有剪裁，對白之層出不窮，都是後來不經見的。其小序說：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江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相傳以爲建安時代的作品，惟標著者爲無名氏而已。近代學者，都以為決不是建安時代所作，大約是六朝的出產物。參閱胡適白話文學史一〇一頁及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三六五頁。

木蘭詩的時代，更是言人人殊。（中國詩史四百頁）近代姚大榮考據（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號十四號又二十三卷十一號）以爲是隋末唐初的作品。張爲騏則斷爲北朝的作品。（國學月報二卷四號）總之這些好的敘事詩，是樂府詩中的產物，其年代都不能確定了。

五 七古詩與近體詩的完成

四傑沈宋與陳子昂。讀唐代文學，無不知道詩是居第一個位置。就量言，康熙時所撰全唐詩，共有二千三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就質言，則各種作風，無不發揮盡致，造成獨立的風格。後人作詩，無能出其範圍之外。唐詩所以能為中國詩的黃金時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便是七古詩與近體詩的完成，都是在這個時候。前面已經說過，梁陳的五言詩，簡直與近體詩相似。但是真正告成的時代，還是初唐，尤其是初唐的沈宋。經過了唐人的作法，五言古與五言律，方纔如同劃了鴻溝，各不相亂。至於說到七古淵源，固然是很早。（西漢時代）可是除了曹丕鮑照蕭衍的幾首名篇外，詩人做的很少，而且篇章也很短。到了唐詩，始有多而長的七言古詩。李杜更發揚而光大之，幾有七古獨霸江東之勢。所以就這兩點說——七古與近體詩——唐詩是中國詩的大結束，唐詩是中國詩的大成功。從來論唐詩的，都分初盛中晚四期。初唐自唐初至玄宗開元時代，包括四傑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諸人。盛唐自開元至代宗大歷時代，包括王維李白杜甫高適岑參諸人。中唐自代宗大歷時代，至文宗太和時代，包括韓愈白居易李賀諸人。晚唐自文宗太和時代，以後至唐末，包括李商隱溫庭筠杜牧諸人。（詳見高棅唐詩品彙）

反對分期的人，以為作風的綿延，是犬牙相錯的。以人工法截然分開，是不合於理性。況且一時期中，作風也不能一律，所以不主張分期。無論如何，絕對的分期，是不可能的。為討論便利起見，舊說也可以供參考。

現在先論四傑。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中子孫。年方及冠，以作滕王閣序知名。楊炯，華陰人，授益州令。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染風疾，投潁水卒。駱賓王，義烏人，作檄討武則天，事敗，亡命不知所終。有人說他隱居杭州靈隱寺為僧。

四傑詩的特點，就是華麗色澤，不脫齊梁餘習，因此為後人所詬病。但是他們華麗之中，尚有骨氣與意象，所以還有可取。杜甫也說過：「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其實四傑的貢獻，還是在他們的七古。王勃的臨高臺採蓮曲，盧照隣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昔篇

都是很好很長的七言詩，其中佳句如『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長安古意）『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滕王閣）都可以窺見他們輕豔的作風。所以七古詩的振作，還有待於李杜咧。此外初唐的七古，有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李嶠的汾陰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

古今來能文章的小人，也很多。沈佺期宋之間，不算是例外。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之間，字延清，號州弘農人。都是附和武則天武三思的文人。皎然詩式說：『沈宋爲唐律之龜鑑，情多興遠，語麗爲多，使曹劉降格爲之，吾未知其孰勝！』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樓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古意）

歸來物外情，負杖閑農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宋之間陸渾山莊）

究竟沈宋何以於近體詩有貢獻呢？新唐書文藝傳說：『宋之間沈佺期，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所以沈宋的詩，是對於詩的體裁形式上，有貢獻咧。

與以上詩人立於反對地位者，爲陳子昂。子昂字伯玉，射洪人。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官至右拾遺。他是初唐特出的詩人，古人已有定論。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韓愈）

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創高雅沖淡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夫自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劉克莊）

掩王虛之臆韻，抑沈宋之新聲。上過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高棅）

自古文章將盛之候，必出一極古淡者爲之領袖……子昂以古淡高潔之音，力追選體。於是李杜相繼勃興，唐風爲之大振。（蘆湖）

子昂最著名的詩，爲感遇詩三十首。皎然稱其『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儔』。可謂推崇備至了。後來張九齡也有感遇詩十二首，以蘊藉見長。今錄其一首：

林居病時久，水木澗孤清。閒臥觀物化，悠然念無生。青春始萌蘗，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比古淡高潔更激烈些的一種詩，便是通俗的詩。當時僧人，如王梵志，寒山拾得，都是如此。不過祇注重意境，太

不講辭藻罷了。(參閱白話文學史二二九——二三八頁又二四三——二五一頁)今錄王梵志的一首詩爲例：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邀游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王維及其派別，唐代最大的詩人，是李杜。有人加上王維，稱之爲李杜王。王漁洋（士禎）至比之爲仙聖佛。他編唐賢三昧集，專取神韻派的詩，不選杜甫一首，而以王維爲壓卷。這雖然不免過當，卻是王維的詩，有獨立的風格，是無可否認的。

唐人學陶而成名家的，有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前三人是開元時代的人物，韋柳便少後些。後人學陶，沒有一人能比他們更好。假是我們要推王維爲他們的領袖，是很難服人的。因爲他們的優劣，言人人殊。（蘇東坡推重柳，朱晦庵推重韋，見全唐詩）可是王維的詩名，比較的更大。因爲討論便利起見，便把他們在一處敘述，而以王摩詰爲之冠。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工書畫，解音律。與其弟縉，並有名。開元中，官至尚書右丞。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居之，彈琴賦詩，嘯咏終日。維又好佛書，故字摩詰。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處，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孟浩然以字行，襄陽人。隱居鹿門山中。

秋登蘭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天邊樹若齊，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儲光羲，兗州人。開元中，官監察御史。

田家即事

蒲葉日以長，杏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犂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我心多惻隱，願此兩傷悲。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篋歸。親戚更相謂，我心終不移。

韋應物，京兆長安人，嘗爲蘇州刺史，後人稱爲韋蘇州。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

寄金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調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中官尚書禮部員外郎，後貶永州司馬，又移柳州刺史，故世稱爲柳柳州。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他們的作品，是有很多的相同之點：（一）多以山水或田園爲背景；（二）長於五言古，或五言律絕；（其中王維的七古七律最好）；（三）作風都偏向於高古簡淡；但是分別在何處呢？沈德潛的說，比較可以供我們參考：

過江以後，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真絕俗，當於言語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氣體風神，儼然埃壤之外。

換一句話說，學陶的諸人中，以王維的爲最豐腴。他是注重印象一方面。所以東坡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儲光羲的詩，最真樸，寫田家詩較多。孟浩然比較更閒適一點，韋應物最高淡，柳宗元比較峭拔一點。柳宗元對於製題，頗爲注意，如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之類，很有陶謝的風範。

李白，中國詩到了李杜，方纔到了極峯。李杜二人，幾於各體皆精，而縱橫變化，出奇制勝，又能各極其妙。因此中國詩中，更多博大精深之作。二人的作品，實在開後人無數的法門了。

李白字太白，梁武昭王九世孫，蜀人，亦云山東人。天才奇特，游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曰：『謫仙人也！』言於明皇，召對金鑾殿，詔供奉翰林。帝在沉香亭，賞名花，召賦清平調二章，帝愛其才，因醉命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詩中語激楊貴妃，貴妃譖於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璘敗當誅，先是白嘗救郭子儀，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赦還，客當塗，令李陽冰所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矣。葬當塗之青

山。

關於太白的詩，古人的評語太多。今錄出比較公允確切者於左：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嚴羽滄浪詩話）

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欲飲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僧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王世貞藝苑卮言）

現在再就詩體方面，分論於下：

（一）五言古 沈德潛說得好：『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他的五古，不如七古之豪放。古風十五首，尤其是高簡名貴，可以看出太白得力之所在。

（二）七言古 太白詩的飄逸豪放，在七古中，最爲顯著。遠別離蜀道難的句法參差，烏夜啼烏棲曲長相思的短篇可愛，侍從宜春苑金陵酒肆留別宣州謝朓樓諸詩的秀逸，真是文人之筆，無所不可咧。

（三）五律 沈德潛以天然秀麗許之，很爲確切。試看以下佳句：

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送友人入蜀）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贈孟浩然）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

雲飛。（宮中行樂詞）

（四）七律 太白不擅長此種詩，祇有登金陵鳳凰臺詩最好，這是他與老杜相反的地方。

（五）五絕七絕 沈德潛說：『五言絕，右丞（王維）供奉，七言絕，龍標（王昌齡）供奉，絕妙古今，別有天地。』老杜便不如他了。

太白詩的背景，是出世的思想，醇酒婦人的享樂，求仙得道的成見。詩才固卓絕今古，而詩料多與現世無關。

所以白居易說「李之作，才矣，奇矣，李之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與元稹論文書）蘇轍也說：「李詩俊發豪放，華而不實。」（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這些微詞，很可以襯出杜詩的長處呢。

太白的詩，與老杜的詩，實在不可以定優劣。我們儘可因嗜好的不同，而有所偏愛，不可說這就是優劣所分。不過對於後來詩的影響，李確不如杜。在唐朝本身，已有韓愈、李商隱諸人，學杜而自成一派。（參觀拙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八五頁）在宋更有黃庭堅諸人，後來學太白最好的，祇有明代高啓。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太白天才，不易於學，而且學之不善，易流於「狂狷熱濫，放失規矩。」（昭昧詹言續錄卷二）所以不可不慎。中國詩史說：「杜甫是啓後的，李白是承先的。」誠然不錯。（原書第七三八頁）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審言之孫，并之子。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祿山亂，肅宗卽位，靈武，甫自京師西謁行在，拜右拾遺。房琯兵敗，貶官，甫救之，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客秦州，流落劍南，嚴武表爲參謀，工部員外郎，武卒，游東蜀，往依高適，適旋卒，自是數遭寇亂，以舟爲居。耒陽聶令，迎歸署中，一夕而卒。年五十九。

杜審言是初唐的作家，與沈宋頗有往來。曾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等佳句。杜甫也有「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之句，可見其家學淵源了。但是杜甫的成功，除得家學與天才之外，還有二大關係：一是苦吟，二是時代背景。

關於苦吟方面，杜甫自己說得最多：「晚節漸於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新詩改罷自長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李白嘲杜甫詩，亦有「借問何爲太瘦生，想爲從來作詩苦。」所以他的詩沉鬱頓挫，便由於此。

杜甫眼看見二重的社會生活，像他自己說：「朝野歡娛後，乾坤震盪中。」這是何等的變化！何等的矛盾現象！杜甫所受的刺激，所有的懷抱，一一以沈痛之筆寫出，先看他的忠愛之忱：

徵爾人靈非，於今國猶活！（北征）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管昇平？（諸將）
還有他的社會思想：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他的憂生之念：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述懷）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喜達行在所）

安祿山反後的政治社會狀況，杜甫所紀，栩栩如生。比正史尤爲詳而有味。所以杜甫有『詩史』之號，這是他的沉鬱頓挫之筆所自來，與太白詩立於相反的地位。古人推崇杜詩，無所不至。歸納言之，不外二點：（一）杜詩沉鬱頓挫，悲壯蒼涼；（二）杜詩兼有衆長。今分錄古人的批評若干條：

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少陵必說到十分。其筆力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歐北詩話）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塵，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元稹杜甫墓誌銘）

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君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八）

老杜各體皆精，今再分別研究之：

（一）五言古 杜詩雖導源於謝鮑，（參看滄浪詩話及昭昧詹言卷五第二頁卷六第四頁）而『陽開陰闔，轉接無痕。』（用沈德潛語）不失其沉鬱悲壯的面目。最可代表其個性者，當推北征三吏三別諸篇，與亂離以前所作的贈衛八處士前後出塞諸詩比較，顯然有作風上的差異了。

（二）七言古 李杜最大的貢獻，都在於此。沈德潛說：『太白以高勝，少陵以大勝。』杜甫七古中，有流利自然的，（如醉時歌）有藻麗堆砌的，（如麗人行）有閒適瀟灑的，（如飲中八仙歌）有沈痛欲絕的，（如哀江頭）真是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了。

（三）五律 太白詩，多一氣呵成，使用流水對。杜詩則氣象宏大，（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之句）用事

工切（如『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之句）

（四）七律 他的七律，是唐代七律之大成。秋與諸將詠懷古蹟諸篇，膾炙人口，都是間架開闊，議論紛披，造句工緻。但是如九日藍田崔氏莊客至賓至諸詩，更爲閒適而自然。石林詩話說：『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行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

（五）五七絕 杜遠不如李了，絕句尤爲人所反對。實在他的絕句，是絕句中之變體，而不能謂之爲不好。宋人多所取法，錄一首於左：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江畔獨步尋花）

杜詩的影響，已略見上節，不再述了。

高岑邊塞詩與王昌齡 開元天寶時代，大詩人太多，除了李杜王之外，尙有不少的名家。最有獨立風格的，要算高岑的邊塞詩，與王昌齡的七絕詩。邊塞詩，是以邊塞爲背景，而以矯健悲壯之筆出之，淵源與鮑照爲近。他們的七古，最擅勝場，其餘詩體較弱。這種詩，岑參做得最好，可以爲領袖咧。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官至西川節度使，封渤海縣侯。是唐代詩人顯達的一個人。他五十學詩，每一篇出，爲時稱誦。他的燕歌行最有名，今錄其矯健的句子如左：

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
燕歌行）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史風塵下。
（封丘縣）

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營州歌）

岑參，南陽人，太宗時名臣岑文本之後，天寶中進士，官嘉州刺史。杜甫說：『岑參多新詩，性亦嗜醇醪。』又云：『高岑殊緩步，謝鮑得同行。』殷璠說：『參詩語奇體俊，意亦造奇。』（全唐詩卷十四）他七古詩好的較多，如白雪歌輪臺歌，熱海行走馬川行，都詠西域地方的風景，贊助戰爭上的努力。白雪歌輪臺歌，尤爲有名。他的律絕也

佳。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更是爲人傳誦的。全錄其燉煌太守後庭歌於左：

燉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出泉，黃砂磧裏人種田。燉煌耆舊鬢皓然，願留太守更五年。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粧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鉤紅燭前，不知鉤在若個邊。爲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黃金錢。此中樂事亦已遍。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不護細行，貶龍標尉。其詩緒密而思清。七言絕句，語短言長，貴有含蓄。太白與他的七絕，真是此中的神品。沈德潛稱其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他的詩，也多詠邊塞之事。我們應須注意的，就是絕句在唐時可以歌唱。王士禛說：『唐三百年以絕句擅長，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唐人萬首絕句選序）李白所做的將進酒等等，是模仿古樂府，不能入樂。白居易的新樂府，也未曾入樂。惟有當時的絕句，是可以入樂。最著名的，是王維陽關曲。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相傳曲調甚高，倚歌時笛爲之裂，不過真正的歌法如何，難以明瞭，或者加一種和音散聲於後，也未可知。（參看陳鐘凡中國韻文通論第一二九至一三〇頁）今節錄集異記一的故事於左，以見絕句勢力的一般。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一日微雪，三人共詣旗亭小飲。忽有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譙，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旋則奏樂。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多者，則爲優矣。』俄一伶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次至兩鬟，發聲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因大諧笑。諸伶詣問，因語乃競拜之，乞就筵席。

奇險派韓愈，韓詩上接杜詩，下開宋派，是唐宋詩的大關鍵。我們也應當特別注重。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三歲而孤，兄嫂鞠之。長擢進士第，德宗時，論宮市，旋貶陽山令。憲宗時，裴度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淮西平，遷刑部侍郎，以諫佛骨，貶潮州刺史。王廷湊亂，愈宣撫，廷湊畏服之。轉吏部侍郎卒。諡曰文。韓愈是在散文上，佔極重要位置的。但是他的詩所造成的影響，的確不小。宋代詩可以說是全是散文化，不過散文化的開山祖，便是韓愈。

往問瀨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至？土風復何似？（瀨吏）

潮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嗟哉董生行）

其次韓愈詩，頗多奇險的地方。如南山詩，每句用或字，至五十餘句，這是學杜甫北征詩太過。又如陸渾山火詩，有『水龍鬥龜魚與鼉』等句，學子虛上林賦，簡直如字典一般，都是開了後人的惡例。韓愈何以如此呢？因為他的作文，主張是『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故寧可險怪，不可庸熟。關於這點，趙翼所論最切。他說：『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取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甌北詩話）

這種作風，究竟有何貢獻呢？（一）能使詩才豐富，詩境變化。什麼話都好說，什麼字都好用。所以沈德潛說：『昌黎別開境界，雖縱橫變化，不迨李杜，而規模堂廡，彌見闊大，洵推豪傑之士。』（唐詩別裁集）此外詩筆可以雄厚高古，不致委靡軟媚。施補華云：『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妥貼排募，開張處，過於少陵，而變化不及。中唐以後，漸近薄弱，得退之而中興。』（峴傭說詩）即是此意。

韓愈的詩，長於四言及五七古，不長於七律，今分別論之。

四言詩自漢以後，無佳者。退之以散文之氣行之，而後四言之用，方纔擴大。平淮西碑銘和祭柳子厚文，實在是四言詩。試略舉元和聖德詩中的句子爲例。此詩有一千零二十四字，是最長的一首四言詩：

維是元年，有盜在夏。音虎欲覆其州，以題近武。皇帝曰：『噫！豈不在我！』責鄙爲奸，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

五七古詩，能以陽開陰闔，筆力矯健制勝。五古如調張籍，東都遇春七古如山石，石鼓歌，聽穎師彈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都是氣勢很盛，比較的自然一些。至於聯句押險韻，也是創自韓昌黎，可惜不是好的貢獻。當時韓愈的朋友，可以分爲數派。一是孟郊、賈島的生硬刻削，盧仝的險怪俚俗，都是直接受他的影響；其餘如韋應物、柳宗元，偏向高淡是一派，（已見第二節）李賀的怪麗，又是一派了。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韓愈推重他的詩，曾經說過：『我願化爲雲，東野化爲龍。』并批評他：『其爲詩劇目鉅心，鈞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貞曜先生墓誌）他與賈島，都在窮愁的境界中苦吟詩，故有郊寒、島瘦之稱。但他時有真性情流露，如游子吟之類。（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僧，韓愈奇其詩，令返初服。他的詩較孟郊少遜一籌。『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他做這首詩，并以手作推敲之狀，可見得苦吟的一般。

盧仝，范陽人，自號玉川子。他愛飲茶，與陸羽齊名。他的月蝕詩，說月是蝦蟆精吃掉，簡直不像詩。他的詩過於險怪，又近於俚俗滑稽，不是詩的正宗了。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謝孟諫，謙惠新來）

其他中唐的詩人，與韓愈同時的，是李賀、劉長卿、劉禹錫、張籍、王建，而李賀的影響最大。

李賀是唐宗室，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造訪，賦高軒過一篇，二公重之，卒年三十七。他的詩筆奇豔，有鬼才之號。錄將進酒一首：

琉璃鐘，琥珀盞，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工於鑄意，巧不傷雅。權德輿稱他爲五言長城。例如：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碧湖別靈喜皇甫侍御相訪）

其他留待下節討論。

元白與平易派的詩

韓愈的奇險，祇能影響少數的作者。中唐時代的作風，漸趨平易，體格注重近體，是無可挽回的。近體詩祇可以流連風景，抒寫性情，不能有大的題目好做。當時惟有白居易、元稹兩人，能有偉大的氣魄，用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做古體詩，而有大的貢獻。二人少後於韓愈，白的貢獻較大，世稱爲元白體。後來蘇軾批評他們：『元輕白俗。』其實白話詩的作風，要以元白爲先導了。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歷官蘇州刺史，河南尹，以刑部尚書致仕。他的詩是婦孺爭誦，流傳至高麗日本甚多。現在常用的典故『價重雞林』便是白詩的事實咧。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官至武昌軍節度使。他的會真記，是敘他與崔鶯鶯的故事，爲後來西廂記所採用。他與白居易爲朋友，他們的詩集，都叫做長慶集（長慶爲穆宗年號）但是操守方面，他不及白居易。元白在文學上的主張，頗與近人相似，都載入他們往還書中。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詩也說：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因此白居易有所謂秦中吟十首及新樂府五十篇，都是用五七言做成的。他列之於諷諭詩之中，就是現在所謂問題派的詩。杜甫詩中，也有此種現象。試摘白的警句如左：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

明皇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上陽白髮人）

寄語家與國，人凶宅不凶。（凶宅）

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新豐折臂翁）

以上是他們對於詩的實質上之貢獻，至於作風方面，元白體主張『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白居易寄唐生）所以有時也用散文體，如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白居易賀雨詩）

有時也用白話體，如古道天道長，人道短，我道天道短，人道長（元稹人道短）因此他們的詩，變成通俗文學。

白居易與元稹書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道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咏僕詩者。』元稹序長慶集，也是如此說咧。

還有一種紀事詩，如白氏的長恨歌，元氏的連昌宮詞，用轉韻的格調，鏗鏘動人，爲歌行體之濫觴。清初的吳偉業，有陳圓曲，永和宮詞，清末的王闈運的圓明園詞，樊增祥的彩雲曲，近來王國維的頤和園詞，都是導源於此咧。中唐的詩人，比較與元白相近的，爲劉禹錫，張籍，王建。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晚年與元白唱和甚多。他與劉長卿相似，工於近體。他貶居南荒的時候，做了很多的竹枝詞，給蠻人歌唱，這是竹枝詞的濫觴。後人以七絕詠土俗瑣事，多謂之竹枝詞（唐音癸籤）。這是真正民歌的結晶品咧。如『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王建字仲初，穎州人。他們兩人是好友，都工新樂府詩，所以二人齊名。沈德潛說：『張王樂府，有新聲而少古意。心思之巧，辭句之雋，最易啓人聰穎。高青邱（啓）每肖之。』王建有宮詞百首，王涯也有宮詞，後來詩人，如五代花蕊夫人的宮詞，清厲鶯的南宋雜事詩，都淵源於此。如『紅蠻捍撥帖胸前，移坐當頭近御筵。用力獨彈金殿響，鳳凰飛出四條絃。』（王建宮詞）』

溫李與典麗派。晚唐詩人，入於柔靡一途。其中傑出的三人，——溫李杜，雖然都是典麗一流人物，可是筆力健舉，足以名家；而李商隱的影響更大。不過三人中，又各有其不同之點。李商隱僻，溫庭筠穠豔，杜牧豪縱。他們三人，在當時齊名，有『溫李杜』的稱號。溫李的文學，宋代楊億等宗之，稱爲『西崑體』。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開成中進士，官弘農尉。會昌中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以子妻之。李德裕秉政，厚遇之。李宗閔黨與德裕爲仇，卒不遇。後令狐綯作相，商隱啓陳綯父楚厚遇之情，綯不之省。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大中末，仲郢左遷，商隱罷，未幾卒。

關於李商隱的詩，有可以論列者幾點。

(一)商隱是無題詩的創作者，無題詩所寫，大率爲戀愛事迹。其中有寄託過深，隱晦難曉，如錦瑟、碧城之類，也不是很多。試讀「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何嘗不情感濃至呢。晚唐的大作家，多香豔的作品，(韓偓有香奩集，故此體也叫「香奩體」)香奩體到了後來，如清代王次回所作，做得浮豔不堪，大爲人所詬病。但是李商隱的豔體詩，用老杜沉鬱頓挫的法子，筆勢還能雄厚，所以他的無題詩，可以占豔體詩中的最上乘咧。

(二)商隱又學老杜詠時事的方法，有很多詩都咏實事。如馬嵬、詠楊貴妃，重有感詠「甘露之變」，都是很沉痛的作品。在唐代七律中的確不能多見咧。

(三)他哭劉蕡的詩，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也是他的厚重作風之表現咧。所以「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茗溪漁隱叢話前卷卷二十二引蔡寬夫詩話)總而言之，他的隱晦晦澀，是他詩的短處；沉著厚重，是他詩的長處。這是對於玉谿生的詩應有的認識咧。

溫庭筠字飛卿，太原人。唐名臣溫彥博的後裔。才思豔麗，長於詩賦。初至京師，士人翕然推重，然不修邊幅，爲側豔之詞，酣醉終日。溫庭筠是唐代最大的詞人，我們留待後論。但就詩而論，他的工麗，近於李賀，而沒有賀的險怪。陽春曲云：「雲母空窗曉煙薄，香昏龍氣疑輝閣，霏霧霧雨杏花天，簾外春寒著羅幕。曲欄伏檻金麒麟，沙苑芳郊連翠茵。廐馬何曾嚼芳草，路人不敢隨留塵。」這種琢字的技能，對於宋詞，有特殊的影響。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官知制誥，中書舍人。他的詩於典麗之中，出以豪縱。七絕尤爲富有情致。五古、秋娘詩，可以做代表。有「遠韻、遠神。」(沈德潛語)試舉他膾炙人口的一首詩：「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李商隱詩，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便是此意了。

此外晚唐的詩人，近於溫李的，有韓偓，專做近體的，有許渾，筆法險怪的，有皮日休，陸龜蒙，趨於淺俗的，有三羅（羅隱、羅虬、羅鄴）及杜荀鶴。我們無暇細述了。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詞人韋莊，做了一首長篇敘事詩，叫做秦婦吟，借一個女子的口中，敘述黃巢的亂狀（這詩在燉煌石室發現，載在燉煌零拾中）共長一千六百六十四字，今摘錄一段於左：

……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街上不聞聲，翡翠簾前空見影。忽看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兒同入井。北鄰少婦行相促，旋解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柝壞高門，不覺纒絲上重屋。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妾身幸得全刀鏹，不敢踟躕久回顧。旋梳蠅鬢逐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

六 詩的散文化時代

西崑體及其反動 中國的詩，除得五古詩有選體詩的立場外，可以說祇有二大宗派：一是唐詩，一是宋詩。以後的詩人，不外乎模擬兩派中的一派，而成功一種作家。可是氣魄之大，總比不上唐宋第一流的作家了。明代最反對宋詩，清末到現在，是宋詩的狄克推多時代。我們儘管承認宋詩不及唐詩，但是宋詩與唐詩，可以分庭抗禮。宋代對於詩，是有相當的貢獻，遠在元明清之上呢。

古人反對宋詩的理由：本朝（宋）則文人多，詩人少。詩各自爲體，要皆文之有韻者爾，非古人之詩也。（劉克莊對牀夜話）宋人似蒼老而疎鹵。（何景明與李夢陽書）

古人贊成宋詩的理由：取材新而命意廣，不剿襲前人一字。（曹學佺宋詩鈔序）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盡出其所得。皮毛盡落，精神猶存。（吳之振宋詩鈔序）

平心而論，宋詩的長處短處，都在散文化的運動裏邊。詩的散文化，原來并不起於宋，杜甫的詩，已有散文化的痕迹。（如「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之句）韓愈更擴大之，變成奇險派的詩。宋人更專走這一

條路，作風便清新而不庸熟。可是過於生硬，往往有犧牲音韻及美感的地方，甚至因說理太多，不免失之於腐。這是明人的批評。但是我們要知道唐人的詩，是多方的，宋人的詩，是直走一條窄路，而發生種種派別和變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況散文化的詩，注重意境，犧牲詞藻，有接近白話的可能。至於生硬的毛病，比庸熟的毛病，究竟高出一籌。宋詩可以醫油滑的詩，雖然不是補劑，也是一種良藥咧。

不過宋初的詩，不是散文化。散文化是宋初詩的反動。宋初的詩，是「古典派」的「西崑體」。楊億爲之領袖。億字大年，遂州浦城人。錢惟演劉筠等十七人附和之。楊億自序他們的集子說：「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他們所崇奉的，是李商隱，專以用典琢字爲能事，四庫全書提要說：西崑酬唱集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研華，而不乏興象。效之者，漸失其本真，惟工組織。於是，有優伶擗搯之戲。石介至作怪說，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豔。

他們所做的，都是近體詩。錄楊億詠梨詩於左。

繁花如雪早傷春，千樹封侯未是貧。漢苑漫傳虛橘賦，關山誰識荔枝塵。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楚客狂醒朝已解，水風猶自獵汀蘋。

當時反對「西崑體」的，有林逋的閒逸，王禹偁的平易，可惜勢力太小，不久便有蘇舜欽的豪邁，梅堯臣的幽淡，極力廓清「西崑體」的烏煙瘴氣。而歐陽修是其中一個大領袖。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自號六一居士。官至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卒諡文忠。他是古文家詞家，所編集古錄是金石學的祖宗。他的詩，是從李杜韓三大家變化而成，得韓愈的成分較多，所以偏向於散文化咧。石林詩話批評他：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又說他：知貢舉，凡爲文涉雕刻者，皆黜之。他自負的明妃曲後篇：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色天下無一失，雖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
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的確是一篇雄深雅健之作。他與韓愈一樣，不長於近體詩。

東坡體與荆公體。主持北宋文壇的歐陽修，有最賞識的二大詩人：一爲蘇軾，一爲王安石。他們兩人在政治上的立場，大相反對。他們詩才的發展，也是各異其趣。蘇詩豪邁秀逸，王詩精深簡淡。在詩的散文化方面，都有特殊的風格。至於就影響方面說，蘇軾能繼歐陽修主持文壇，王安石的勢力，可就遠不如了。

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人。與父洵，弟轍，都是古文学家。可是他的詩詞書畫，無一不精，是中國文學家中少有的怪傑。他官至翰林學士，兼侍讀，諡曰文忠。因爲不贊成新法，與王安石爲政敵。後來因爲他是元祐黨人，貶謫至惠州、瓊州等處。他的詩豪放天成，是散文化的正宗。最能代表宋詩的特色。錄古人評語如左：

以文爲詩，始自昌黎；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歐北詩話）

東坡最長於七古，沈雄不如杜，而奔放過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曠似之。（輓備說詩）

東坡只用長體，格不必高，而自以真面目與天下相見，隨意吐屬，自然高妙。（昭昧詹言續錄）

坡公之詩，每於終篇之外，恆有遺境。（昭昧詹言續錄）

蘇東坡詩，以七古爲最好，七絕次之。沈德潛說：『蘇詩長於五言，短於七言。』施補華說：『東坡長於行氣，短於鍊韻，故七律每走而不守。』七古詩如遊金山寺、武昌西山、題烟江疊嶂圖，都可以爲代表。絕句佳者甚多，錄二首以見一斑：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贈劉景文）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復雨）

蘇軾的門下，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都是詩人，號蘇門四學士，加上陳師道、李薦，便是六君子了。這可以看出他在當時文學上的勢力。

散文化的詩，到蘇軾極其大，到王安石極其高。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老人，臨川人。神宗時爲相，行新法，大爲人所反對。性固執，有『拗相公』之號。封荊國公，諡曰文忠。新法的是非，非本文所可討論。就文學上講，他也是多方面的文人。他的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例。他的詩，在晚年時間，與少年大異。吳之振說：『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

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而論者謂其有工緻，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余以爲不然。安石遺情世外，悲壯即寓閒淡之中，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見宋詩鈔）

他的七古，非常的健拔。桃源行、明妃曲、純甫出釋惠崇畫，都是他得意的作品。錄他的明妃曲，可以與歐陽修所作，作一種比較。歐詩是和他的作品咧。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若問秦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彭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他的精深簡淡的作品，在七絕中，最能表現。葉夢得說：『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石林詩話）現在錄他的兩首七絕：

野水縱橫漱屋除，午聽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信真院）
荊籬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書湖陰先生壁）

江西詩派 散文化的詩，不事雕琢，專講清新——意境上的清新，字句上的清新，固然是一種長處；可是矯枉過正，不免有生硬之處。走到這個極端的，便是「江西詩派」，而以黃庭堅爲之領袖。「江西詩派」的名詞，起於呂居仁。他做「江西詩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入陳師道等二十五人，連他自己也在內。其中詩人，不盡是江西籍，也不都是大作家。到了後來，方回撰瀛奎律髓，創爲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現在便如此論去。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蘇東坡見其詩文，歎爲「獨立萬物之表」。官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書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卞等所惡，謫涪州，故又號涪翁。黃庭堅詩，生澀拗拙，不易於讀。贊成反對之者，不免趨於極端。現在錄取公允者幾條於左。

魯直詩文如螭蟬江堵柱，格韻高絕，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蘇軾仇池筆記）
 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未也。（胡仔荅溪漁隱叢語）

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兀傲磊落之氣，足與今古作俗詩者，溟澗胸胃，導啓性靈（王士禛今體詩鈔）

洛翁以驚創爲奇才，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臺，自得意表，足以藥熟滑（方東樹昭昧詹言續錄）

黃庭堅自己也說：『遵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見昭昧詹言卷十）這種精神做詩，是極好的。可惜山谷自己過甚矯揉，弄得後來『江西派』的詩，漸漸不可讀了。此外散文化的詩，經過黃庭堅這一派的人主張，深刻的去做詩，於寫實一方面，倒是很近。試看他自負的題畫詩一首：

野次小嶼，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筆，御花老毅鯨。石吾甚愛之，勿遣牛蠲角。牛蠲角尙可，牛門殘我竹。（題竹石牧牛）

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於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哭大
 江橫（王元道送水仙花枝）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有後山集。黃庭堅說：『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可以見得他作詩的艱苦狀態。後山集跋說他：『雄健清勁，幽邃雅淡。』昭昧詹言說他：『五七律清純沉健，一削治態。』他的詩，可以清健二字當之。

獨暗人初寂，寒生夜向深。潛魚聚沙窟，墜鳥滑霜林。稍作他年計，初回萬里心。還家只有夢，更著曉寒侵。（宿濟河）

陳與義是南宋初年的人，他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他的詩境深刻，力追老杜，如：『有錢可使鬼，無錢鬼揶揄。』（書懷示友）『莫遣西風吹葉盡，卻愁無地著秋聲。』（江南春）都是詩力沉厚的地方。劉克莊後村詩話說：『元祐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師，建炎間，避地湖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患，以簡嚴掃繁縟，以雄厚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

放翁體石湖體與誠齋體。南宋四大詩人，爲尤楊范陸（就是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其中以陸游爲最大的一個詩人。數文化的詩，到這時候，已發揮盡致，所以陸游的詩，便趨向於圓潤一路，卓然成一家。

陸游字務觀，晚號放翁，山陰人，陸佃之孫。佃於徽宗時，官至尚書左丞。游少年以蔭得官，爲秦檜所忌，檜死始擢編修，出知夔嚴二州，隨范成大入蜀，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所著有渭南文集、劍南詩集、南唐書、入蜀記、老學庵筆記等書。他的散文，也秀逸多風趣。

南宋四大家，都是曾變的弟子。曾變有茶山集，上宗黃庭堅，所以陸游與「江西派」不無淵源。但他喜仿陶潛的詩，又深崇拜李杜，所以他能脫離「江西派」而自成一家。四庫全書提要說：「游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關一宗，不襲黃陳之舊格。劉克莊號爲工詩，而後村詩話載游詩，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選其詩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放翁詩派」遂爲論者口實。」這是最確切的批評，試讀他的長歌行。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髮種種來無惜。成都左寺臥秋晚，落月偏旁僧窗明。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鷺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哀絲豪竹助劇飲，如鉅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旋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

可見得他悲壯慷慨之一斑。這也不是偶然的，他的祖父陸佃，是王安石時代的政治家。他目擊和議之告成，偏安的局面，所以他的七古詩，感時傷世，頗有老杜的氣勢。他的七律，屬對工緻，遣詞流利，後人仿效最多。例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萬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風。」（宴西樓）「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我們都記得爛熟了。固然那些詩，也是好詩。不過放翁近體詩做得太多，自己便有因襲的地方。後人一味模仿，更趨於庸熟的一途。他的七絕，實在很有遠味。如劍門道中遇雨花時、遍游諸家園等詩，是極自然極有丰神的作品。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官至四川制置使，進大學士。他的詩，是以田園爲背景，由「江西派」而上追陶詩，晚唐及五代詩。他的詩，以七絕爲最好。四庫全書提要說：「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粗豪；氣象之闊，不及

游，而亦無游之窠臼。試錄他的四時田園雜興二首（原有六十首）

柳花深巷午雞聲，桑葉尖新綠未成。坐睡覺來無一事，滿窗晴日看蠶生。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人，官寶文閣待制。他的詩注重意境，由散文化入白話化。看他的自序，便可以知道他學詩的歷程。

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七字絕句。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

他晚年很崇拜白樂天詩（參看胡雲翼宋詩研究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頁）超於間適一途，所以誠齋體的變化，完全在這裏咧。

竹邊澆水水邊亭，不要人隨只獨行。乍煖柳條無氣力，乍晴花影不分明。幾番過雨來幽徑，無數新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肉，兩年寒食負先生（春時懷故園海棠）

兩來細細復疎疎，縱不能多不肯無。似妒詩人山入眼，千峯故隔一塵珠（山雨）

『四靈詩』散文化的詩，到了南宋，已漸漸有蛻變的趨勢。陸范楊諸大家，都是於散文化之外，別有見長的地方，可是沒有樹起反對的旗幟。同時詞人兼詩人姜夔，在他的詩稿自序中說：『近世人士，喜言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父，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杼，實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宋末永嘉四靈——徐照、徐玘、翁卷、趙師秀，專學晚唐一派的詩，尤其是賈島、姚合的詩體，以清苦爲工，以五律爲能事。不過詩才太小，不能有大的成就。四庫全書提要云：『四靈之詩，雖鏤心錦腎，刻意雕琢，而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所以我們也不必細細研究了。

宋遺民的詩，有文天祥的文山集，汪元量的水雲集，謝枋得的疊山集，謝翱的晞髮集，鄭思肖的所南集。他們都是愛國的偉人，遇著國破家亡，盡情發洩他們的情感，頗有些好詩。他們詩，多半宗唐，其中最好的，要算謝翱詩。謝翱詩，以奇崛見長。

七 詩的模仿時代

元好問和虞集 宋以後的詩，不能說沒有好的。可是作者都不出於第二流咧。經過元明清三代，不但沒有李杜等作風，并且沒有蘇黃的魄力。這或者是因為詩的發揮過分，不能再有第一流作家出現。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外乎詩的天才，都走入戲曲裏面咧。（散曲固然可以承認其為新體詩，可是做的普遍，遠不如詩，也不如詞，是以不論）這三代的詩，元代作家最少，作風平正，而失之纖弱，明清作家很多，可是明代的作家，粗豪怪僻，模仿之氣太甚，不能高出於元代。清代由模仿而少加變化，比較清新可誦，此後遂發生詩的變化了。

元代的大詩人，向來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可是元代的詩人，與他們才能相埒的，不是沒有。拿四大家概括元代的詩，似乎有不盡的地方咧。

金末元初的大詩人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亡後，以著述自娛，構亭曰野史亭。他的詩文兼長。趙翼說：『蘇陸古體，尚多排偶。遺山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宥渺，愈折而意愈深。元以來律詩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絕無嗣響。遺山往往有之。沉摯悲涼，自爲聲調。』這雖是推崇太過，可是元好問『才雄而學贍，其詩與象深遠，風格道上。』（四庫全書提要）元明詩人，實在都不能出其右呢。

馬蹄一蹴荆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誤認孫郎作阿瞞。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今圖畫見赤壁，勢歸燒糜留餘踪。令人長憶眉山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幽思集，天濤雲閣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歌姬。可憐當日周公瑾，憔悴黃州一禿翁。（赤壁圖）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著有道園學古錄。他批評楊載的詩，『如百戰健兒』；范梈的詩，『如唐臨晉帖』；揭傒斯的詩，『如美女簪花』；他自己的詩，『如漢廷老吏』。他很自負他的詩，在四家中，他的確是最好。姚鼐說：『六一道園，皆短於才氣，然六一多深湛之思，道園具閒逸之致。』（昭昧詹言續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每憶中郎淚沾臍。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雖窮窶實父隆，弟竊微職承

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盤先墮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何憂。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家兄孟修父輸賦南還）

此外詩人有趙孟頫的松雪齋集，薩都刺的雁門集，張雨的句曲外史集，吳萊的淵穎集，楊維禎的鐵崖樂府，王士禎論詩絕句說：『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他們的影響，以楊維禎爲最大。

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入明尚存。他所做的樂府，淵源於李白、李賀，縱橫排奐，不免失之纖麗，詭怪，號稱『鐵崖體』。四庫全書提要說：『元季詩極纖靡，歌行尤多類小詞。維禎以雄傑之才，力挽其弊，不免矯枉過直，遂至於詭怪不經，爲世人所詬厲。要其別調逸情，亦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可見他的詩，確是一個大家例。

銀河忽如瓠子決，瀉諸五老之峯前。我疑天仙織素練，素練脫軸垂青天。便欲手把并州翦，翦取一幅玻璃烟。相逢雲石子，有似捉月仙。酒喚無奈夜渴甚，騎鯨吸海枯桑田。忽然化作十萬丈，玉虹倒挂清冷淵。（廬山瀑布謠）

前後七子 明代的詩，是唐詩運動時代。明初的大詩人高啓，是後來學李白詩最好的一人。前後七子所標的目的，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們對於宋詩，是用束諸高閣的主義。原來唐詩高於宋詩，是無可否認的；可惜明人學唐詩，——尤其是七子學唐詩，模仿過甚，只求形似，墮入詩的惡道，遠不及宋人學得杜韓的峻刻險露的詩體，倒有清新獨得之妙趣。宋人學唐，有創造的意味；明人就全沒有了。明初的詩人，要推劉基、高啓爲大作家。基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洪武中以佐命功，封誠意伯；後爲胡惟庸毒死。正德中，追諡文成。他的詩，『獨標高格，追逐杜韓』。（明詩別裁集）以『沉着頓宕』勝。（四庫全書提要）

誰謂秋月明，蔽之往往由纖翳。誰謂江水清，淆之往往隨沙泥。人惜日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谿。君不見桓公相仲父，豎刁終亂齊。秦穆信逢孫，遂達百里奚。赤符天子明見萬里外，乃以慙爲文犀。停婚卜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蜺。明良際會有如此，而況童角不辨粟與稗。外間皇命中豔妻，馬角突兀化雞。以聰爲聵，狂作聖，顛倒衣裳行。羨秦屈原懷沙子，胥秦魘魅叫嘯風。凄凄梁甫吟，悲以悽。岐山竹實日稀少，鳳凰憔悴將安棲。（梁甫吟）

高啓字季迪，號青邱，長洲人。明太祖詔修元史，後因撰魏觀上梁文，被殺，年纔三十九。有人說他被殺的原因，是因為做一首題宮女圖詩，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之句，招明太祖之恨。

『高啓天才高逸，在明一代詩人上。凡摹擬古調，無不逼真。惟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體，而反不能名啓爲何體。』（四庫全書提要）他的作品氣勢，是與李白爲近。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鑿黃金，佳氣葱葱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烟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羣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爲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爲家，不用長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明代詩壇極盛的時代，要推前後七子。前七子爲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們又號稱弘治七才子（弘治是明孝宗年號）後七子爲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他們又號稱嘉靖七才子（嘉靖是明世宗年號）其中以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爲領袖。前後七子的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摹仿雕刻，久爲後人所指摘。但是他們創始這個運動時候，也有矯正風氣的作用。四庫全書提要序李夢陽集說：

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憲宗）以後，安享太平，多澁閣雍容之作。（楊士奇、楊榮、楊溥，歷相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爲『臺閣體』的領袖）愈久愈弊，陳陳相因。夢陽振起瘴癘，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古不化，亦往往有之。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有空同子集。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有大復集。李的作風雄渾，何的作風秀朗。（關於前後七子的批評，可參觀明詩別裁集）

黃風北來雲氣惡，雲洲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乾千山搖月半落。槽頭馬鳴士飯飽，昔無完衣今繡襖。沙場緩轡行射鵰，秋草滿地單于逃。（李夢陽送李帥之雲中）

五月鮭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能先。賜鮮徧及中璫第，薦熟應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船。

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筍金盤敢望傳。(何景明鱈魚)

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有滄溟集。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三百八十一卷。他們的詩，都以才氣見長。李長於近體，王長於古樂府。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李攀龍和聶儀部明妃曲)

飛來五色鳥，其名爲鳳凰。千秋不一見，見者國祚昌。鑿以鐘鼓坐明堂，明堂饒梧竹。三月不鳴意何長，農不見鳳凰，鳳凰乃在東門之陰。嗚呼鳳凰，嗚呼不得哺。夕不見鳳凰，鳳凰乃在西門之陰。媚蒼鷹，顧爾肉攫分遺腥，梧桐長苦寒，竹實長苦饑。衆鳥驚相顧，不知鳳凰是欽鴉。

(王世貞欽鴉行)

最後一首詩，恐怕是詠嚴嵩。他有一首長詩袁江流，也是詠嚴嵩父子的。他的父親王忬，被嚴嵩害死。人間會傳他做金瓶梅，把嚴世蕃毒死。他所著的藝苑卮言，是一部文學批評書。晚年他對於他的主張，也有改變之意。他自己盛稱歸有光的文章，病亟時，還手執蘇東坡集。他的好學，也可以想見了。

七子的勢燄如此薰張，反動之人，自然大有人在。比較有勢力的，要推「公安體」與「竟陵體」。袁宏道兄弟三人，都是公安人。詩學白居易蘇軾，流入俚俗俳諧一派。鍾惺譚元春，都是竟陵人，主張幽深孤峭，流爲詭怪一派。他們所作，不能高於二李何王了。但是反動的結果，到明末始告成功。如錢謙益吳偉業，他們的詩，都是可觀。可惜已經到了清代，祇得留待後敘。此外明末還有一個詩人，就是所謂奸臣阮大鍼。他的詠懷堂詩，與嚴嵩的斂山堂詩，都以人而被擯。不過他的五言詩，確有沖淡秀麗的地方，是後來不可多得的作品。咧。

芳潔深微，妙緒紛披。具體儲章，追蹤陶謝。不以人廢言，吾當標爲五百年作者。(陳三立)

大鍼五言詩，以王孟意趣而兼謝客之精鍊。律詩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擯論明代詩人，如大鍼者，尠矣。(章炳麟)

再錄他的詩一首，以爲本章結束。

村燈杏花久，門香湖草初。吾愛數來此，於君定何如。君言樽中酒，斟酌長不疎。陶然臥山窗，松風開我書。(同白)眼伸石塘湖上行，卽望其所居。

八 詩的變化時代

江左三大家，清代詩的創造力，遠不及唐宋，但是比明代來得自然多了。派別亦五花八門，各極其妙。不像明代的大作家，祇知道模仿盛唐咧。顧實說得好：『清人對於明人之弊，早已十分觀破。故雖同是造花，而遙較工巧，幾可作原物觀也。』（中國文學史大綱，二九〇頁）簡括言之，清初的詩，學唐詩較多。清末的詩，學宋詩較多。詩的作法，漸漸偏向於現實生活。所謂窮則變，變則通，在清末西學東漸的時候，已儼然有詩學革命的傾向了。

清代開國的幾個大詩人，都是明季的遺老。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就是世所稱爲江左三大家。說也奇怪，他們都是武臣，其中錢的詩格最高，吳的影響最大，龔的詩，技能較小，可以不論。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末爲禮部尚書，清順治帝定江南，謙益出降，爲禮部侍郎。所著初學、有學二集、乾隆時方撰武臣傳，詔燬其集。他的詩『沈鬱藻麗，原本杜陵，逸情高致，遠在梅村祭酒之上。』（陳文述頤道堂集卷十）他精於佛典。金俊明牧齋詩鈔題詞說：『託體遙深，庀材宏富，情真而體婉，力厚而思雄，音雅而節和，味隆而色麗。』（見感舊集）是古今詩中運用內典最多的一人咧。

踏青車馬過清明，薄霧新烟逗午晴。日射天橋含色重，風和弱柳著衣輕。春禽欲傍銀頭語，芳草如當屐齒生。每向東山看障子，不知身在此中行。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明進士，入清爲國子祭酒。臨終時，遺言殮以僧服。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他比錢謙益氣節較好。四庫全書提要評梅村集說：『才藻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爲絕調。』他的七言敘事詩（歌行）如永和宮詞、圓圓曲、鴛湖曲、拙政園山茶花等等，都是詠當時的專實。所以有詩史之

稱。但是音調鏗鏘，筆法流轉，極爲人所喜誦。雖格律不高，卻有極大的影響。今摘錄若干段於左。

……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人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伴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永和宮詞）

……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圓圓曲）

主張神韻派之王士禛，比錢謙益吳偉業少後的大詩人，當然是王士禛了。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官至刑部尚書。所著有帶經堂集，感舊集，古詩選，唐賢三昧集等等。他對於做詩，有鮮明的主張，就是「神韻說」。他以爲「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爲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帶經堂詩話）這種主張，起於嚴羽的滄浪詩話，不過王士禛擴而充之，更能在作品上特地表現出來。可是就他的詩體而論，古體不如近體，近體之中，律詩又不如七絕。他的七絕詩，學體遙雋，與寄超遠。（施閏章語）是李白以後所不經見的。較之負盛名的秋柳詩，實在好得多。

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樹樹碧於烟。行人鑿纜月初頭，門外野風開白蓮。（再過露筋祠）

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烟。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真州絕句）

太華終南萬里遙，西來無處不魂銷。閨中若問金錢卜，秋雨秋風過灞橋。（灞橋寄內）

其餘如秦淮雜詩，悼亡詩，冶春絕句，都是絕妙的連鎖七絕詩，是他在詩學上的大貢獻。可是他的缺點，也是不可掩飾的。（一）筆力慳弱，袁枚論詩絕句說：「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這是在古詩方面，很可以看得出的。（二）用典太多。當時文人如汪琬，施閏章，趙執信，都持反對的論調。執信的夫人，是士禛的甥女，但是執信的談龍錄，是專門反對士禛而作。後來翁方綱也說：「漁洋詩如仙子五銖衣，隨手褒補。」後來學王士禛的詩，多半只知注意外形，沒有他的風致，便是學他用典的結果。

與王士禛齊名的，有朱彝尊，彝尊字錫鬯，浙江秀水人。康熙時，除翰林，苑檢討。所著有曝書亭集，詞綜等等。他又長於經學史學，記誦博洽。詩出入於杜韓，皮陸，以蒼勁淵雅勝。他的排律，是唐以後所不容易看見的。風懷詩

二百韻（二千字）都用七陽韻）是他自負的傑作。節錄一段於左：

……蕭蕭情方狎，蓬荷勢已猖。探丸搜保社，結侶窺茅堂。無收梁鴻質，機仍織女憂。疏櫺安鏡檻，斜倚頓書倉。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傷。弓弓聽點展了了，見縫裳。風擬韓童配，新來卓女嬌。綺衣添綉約，星鬢晚清揚。雲帙讓留院，蘭膏慣射芒。長筵分勝散，覆帳捉謎藏。陸貯芙蓉粉，煎荳蔻湯。消盤潛浴密，鄰壁暗窺匡。苑裏麟由鹿，藩邊噓觸羊。末由通叩叩，祇自覺悵悵……

清初學宋詩而成名的很少，祇有一查慎行。慎行字悔餘，晚號初白，浙江海寧人，官翰林院編修。他所著敬業堂集，才氣展開，工力紆熟。（甌北詩話）『近體源出於陸游，古體源於蘇軾，而擬議變化，不為優孟之衣冠。』

（四庫全書提要）

一片西風作楚聲，臥聞落葉打窗鳴。不知十月江寒重，陡覺三更布被輕。霜壓啼烏驚月上，夜驕帆鼠燈燈明。還家夢繞江湖闊，薄醉醒來句忽成。（寒夜次潘岷原韻）

主張性靈派之袁枚，現在論清代中葉的詩人，這時候有三大派，都是神韻派的反動。主張做詩注重格律的，有沈德潛；主張做詩注重肌理的，有翁方綱；但是他們的詩，都不是第一流。可以無論。我們注重的，是主張做詩注重『性靈』的袁枚。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以進士爲山寧縣知縣，有政聲。後築隨園於江寧城西，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等等。他又是一個駢文家。但是做起詩來，他卻不用典故。清靈雋妙，能討人的歡喜。先看他的主張：

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隨園詩話補遺）
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續詩品崇意）

這種做詩的主張，是與近代思想符合。白居易的詩，是曾經告了大的成功。到了明代『公安體』，便不免有淺薄的地方，所以做平易近於白話的詩，第一要意境深，第二要不油滑。我們讀袁枚的詩，雖然歡喜他的七律，

（瓶水齋詩話引王仲瞿語）究竟還是古體可以爲訓咧。

玉泉何澄清，銀河移在地。戢戢萬魚頭，空行涉無際。紅鱗金陸離，白小影搖曳。窺客若有情，銜花儼相戲。池間荇藻長，風定水烟細。可惜夕陽沈，鐘聲雲外至。春山生睡容，游客有歸意。回首波紋平，淡月僧門閉。（玉泉觀魚）

袁枚與陽湖趙翼雲松，鉛山蔣士銓蒼生，也號稱江左三大家。趙翼有甌北詩集，蔣士銓有忠雅堂集，都是提倡性靈的詩派。洪亮吉批評他們說：「袁簡齋如通天神狐，醉後露尾；趙雲松如東方正諫，時帶諧謔；蔣心餘如劍俠入道，尙餘殺機。」（洪北江詩話）這是他們的分別了。

中葉的詩人很多，我們應注意的，祇有三位：一是錢載，浙江秀水人，所著蘅石齋詩集，鎔化杜韓蘇黃，幾欲自成一家。一是厲鶚，浙江錢塘人，他的樊榭山房集，以精深幽峭見長。一是舒位，直隸大興人，所著瓶水齋詩集，豪邁天成，才氣特盛。現在各錄一首：

一船去，一船來，滬關水電船兩開。上灘船，浮若覺；下灘船，飛若梭。船子快急各不歇，浙江之灘本平易，多船少船乃相異。頃者云難姑且試，船頭遠山眉翠低，船尾鉤月搖玻璃。來船今夜泊何處？我船明日到蘭谿（錢載後下灘歌）

亂溪遂窮源，東峯屢向背。朝日上我衣，春泉淨可愛。不可泉落處，潺湲竹籬內。喧聞兩壘瀉，靜見一潭匯。松風騰巖碧，花影滿深黛。名言猶有相，幻照乃無悔。悠然巢居心，頗欲終年對。（厲鶚西溪東泉上作）

一寸樓臺誰保障，跋扈將軍弄極相。已開北海收孔融，安取南樓開庾亮。天心所壞人不支，公於此時稱督師。豹皮自可留千載，馬革終難裹一屍。平生酒量深於海，自到軍門惟飲水。一江鐵鎖不遮攔，十里珠簾盡更改。譬如一局殘棋收公之生死，與劫謀。死即可見左光斗生不願作洪承疇，東風吹上海花嶺，遺蹟幾分明。月影狎秋聲，蟋蟀堂。君王故事聊脂井，中郎去世老兵悲。遷客還家史筆垂，吹簫來唱招魂曲。佛蘇先督臨淚碑（舒位梅花嶺中史閣部）

清末宋詩運動，清代詩人模仿唐詩，而別開生面的，以康熙乾隆時代為最盛。後來詩壇便沉寂起來，經過太平天國時代的紛亂，詩界的風氣，便大大地轉變了。這便是宋詩運動。陳衍說得好：

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鍵。略別兩派：一派為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章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師道、徐照、徐玗、翁卷、翁泂、元之范攄、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鏗鏘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薪水陳太初、簡學齊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調響，頗乏其人。魏默深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於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為魁壘，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東野，七言佐以宛陵，荆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效海藏者，皆效其似太初者也。其一派，生澀冥衍，自急就章鼓吹詞，劉、蘇、辛、陸、楊、萬、張、龍、柳、史、趙、孟、郊、樊、宗、師、盧、全、李、賀、梅、堯、臣、黃、庭、堅、謝、翱、楊、維、慎、倪、元、薛、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尹之東軒十八曲以下，盧、韓、愈、孟、郊、樊、宗、師、盧、全、李、賀、梅、堯、臣、黃、庭、堅、謝、翱、楊、維、慎、倪、元、薛、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尹之

與詩鈔，爲其弁冕。莫子德足羽翼之。近日沈亦庵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異罵。其全詩亦不盡然也。（石遺室詩話）

這時候大詩人如鄭珍的巢經巢詩鈔，莫友芝的邵亭詩，金和的秋蟻吟館詩鈔，江湜的伏歌堂詩，都能以蒼勁的筆致，寫亂離的情緒。而金和的詩，更能有散文化的妙用。完全是模仿宋詩的大成功。例。（參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十六至二十頁）

欲就東湖船，先舍漢津漿。隔岸知境異，越堤果幽爽。春草碧淺淺，新樹團益益。鳩鳴宿雨餘，人耕舊壠上。秀圃蔥蘢花，小橋沒漲將。麥深不見人，時聞軌車響。傍道多草舍，老翁聚三兩。偶鷄知餓若，味雖誠足享。北來厭塵沙，茲景勞夢想。緩步殊未久，舟已故茵傍。清驢烟水間，餘歡獨攜往。（鄭珍自沙洋步至黃家林，就舟二十里，郵景佳絕）

前日之戰未見賊，將軍欲救救不得。或語將軍，雖盡謀，姑使再戰當何如？昨日黃昏忽傳令，謂「汝謀謀汝命。今夜攻下東北城，城不可下無從生。」三軍拜謝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處。空中烏鳥狂風來，沈沈雲陰轟轟雷。將謂士曰「雨且至」，士謂將曰「此可避」。回轡十里復時急，見將軍天未明。將軍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聞在楚，因天寒，龜手而戰，雖平難。近來烈日惡，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後又非進兵時，月明如晝，賊易知。乃於片刻星雲變，可以一戰亦不戰。吁嗟乎！將軍作計必萬全，非不滅賊，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昏，日月不出不風雨。（金和初五日記事）

此外詩人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仁和龔自珍的定庵詩集。他的根基是宋詩，但是筆致雄奇哀豔，獨樹一幟。雖淵源兩宋，實開宋人未有之境。七言絕句，富麗深峻，才氣橫及，古人中無有能及之者。（莊蔚心宋詩研究二十三頁）總而言之，他的詩是富有創造性。

此去東山又北山，鏡中強半尙紅顏。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誰肯心甘薄倖名，南轅北駕怨三生。勞人祇有空王諒，那向如花辨得明。鳳泊鸞飄別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兒家門巷斜陽改，輪與船娘住虎邱。（已亥雜詩三百十五首）

後來學詩的人，又走入「江西派」的魔道中，變成生硬一路。現代詩人陳三立，是這派的領袖。至於模仿選體詩派的王闓運諸人，更可不必深論了。

黃遵憲與詩學革命 清詩出入於唐宋二派之中，其間大的作者，都想獨標新義，自成一派。這是詩的變化的實徵，在在可以看出。不過詩的坦途，被古人已經走得太熟，再走起來，很不容易有新的妙境。總之進化的方法，是不能再有；詩界的革命，便是自然的趨勢了。再加以西學東漸，舊的工具，不足以應付新的事物。於是便有黃遵憲等，拿新思想新材料去做詩。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光緒年間，任日本使館參贊，舊金山總領事，署理湖南按察使司。所著有日本國志、人境廬詩草。他的做詩，主張『以我之手，寫我之口』。雜感第二首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他的詩，能詠時事（悲平壤哀旅順等等）詠新事物（如今別離）能用白話（山歌等等）用散文（番客篇）用騷體（都踊歌）他的詩，是有革命精神的。可是他的成功，『是新舊過渡時代的一種成功。他能討得新派舊派雙方的贊頌』（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第二七頁）便可以知道他的革命方式，還是緩進的。

夢回小坐淚潸然，已誤流光五十年。但有去來無現在，無窮生滅看蒼烟。

一聲聲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權是團圓悲是別，總應腸斷『妃呼晞』。

移桃接李盡成春，果碩花濃樹慰新。難怪球西新闢地，白人換盡舊紅人。（己亥雜詩）

當時與黃遵憲主張相似的，有譚嗣同、夏曾佑、梁啟超諸人，所作不免失之粗獷。總之能替舊詩體增加一種新的格式，不得不說是一種大貢獻。可是詩的真革命，還是有待咧。

白話詩 近於白話詩，在古代樂府詩中，元白體中，公安體，和歷代詞內，都隨時可以發現出來。但是純粹白話詩，卻是近代的產兒。還有一個大區別，就是近代的白話詩，是拿詩的格律音韻（平仄）完全打倒，與歐洲所

謂自由詩 Vers Libre 相似。歐洲的自由詩，是得失參半的，所以白話詩也是如此。（參閱 Lowes' Convention and Revolt in Poetry Ch. 6）

白話詩是從民國六年文學革命而來，新青年所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便是創造新詩的先鋒。胡適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次白話詩集。他在嘗試集序裏，敘述作白話詩的動機與經過，甚為詳細。試讀他的作品人力車夫一首：

車子，車子！
車來如飛。

客看車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

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慄慄！』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飢！』

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餓肚皮！
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還不管，你老又是誰？

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

接著便有俞平伯的冬夜，劉大白的舊夢，田漢的江戶之春等等。但是初期的白話詩，祇在形式上用功夫，總脫不了舊詩的窠臼。

後來便進一步，做無韻詩與模仿西洋的新詩。其中有康白情的草兒，汪靜之的蕙之風，趙景深的荷花，李金髮的微雨，冰心女士的繁星，春水，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詩，陸志章的渡河。此外新詩家，有周作人沈玄廬，傅斯年，沈兼士，劉半農，宗白華，聞一多，饒孟侃，羅志希，王統照，葉聖陶，劉延陵，梁實秋，真是指不勝屈了。

白話詩的前途，我們是不能預測的。總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舊詩做到現在，不免充滿了蕪詞與濫調。推陳出新，是一件最難能可貴的事。白話詩在多方面的形式中，雖然不能確定一種標準，可是已經給了舊詩人以一個大的警告，替中國詩壇，添了一個生力軍與活躍力，這是無可疑惑的。（參閱陳炳堃的最近三十年）

中國文學史

九 詞的萌芽時代

詞的起源與溫庭筠 近代的學者稱詞爲新體詩，是很有見地的解釋，拿詞的性質與影響，都解釋得很清楚。可是我們要注意的：（一）是詞能增加一種詩體，并不能改革舊詩體，也不能打倒舊詩體。譬如宋代的文學，當推詞爲第一。但是宋詩確有他的立場，不因爲詞的發達，便沒有詩的進化。（二）詞筆輕倩，自有引人入勝的地方。可是敘事起來，遠比不上詩。他的範圍較小，是我們愛詞的人不能不鄭重聲明的。

詞的起源，據近代學者研究，是完全由於音樂的關係。由音樂而播爲文學，在漢魏六朝，有樂府詩，在唐代有絕句，在宋代便爲詞。試看古人的論調：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怕失了泛聲，遂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熹語類論詩篇）
唐初歌詞，多是五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宋）則盡爲此體。今所有者，止端臨、鷓鴣、小秦王，并七言絕句而已。（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開元天寶，其端，元和太和，行其流。大中咸通以後，迄於南唐二蜀，尤家工戶，習以盡其變。（全唐詩附錄）

讀以上的語句，不但可以知道詞的淵源，也可以約略知道詞的成立時期，便是唐末和五代。唐代的詞人，據最早的詞集所載，如花間集、唐、宋、諸賢絕妙詞選等等，有李白、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韓偓、皇甫松諸人。但是李白所作的憶秦娥、菩薩蠻二詞。

蕭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憶秦娥）

雖然黃昇說是「百代詞曲之祖」，可是明胡元瑞已經說是「晚唐人詞，嫁名太白」。清張宗樞詞林紀事引莊嶽委談，也是如此說法。所以詞的成立，可謂在中唐以後。張志和的漁父，王建的調笑令，白居易的憶江南，都是

些好詞，可惜做的太少罷了。到了晚唐溫庭筠，方纔有詞的專集，名握蘭金蕊。

張惠言說：「唐之詞人……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詞選敘）王國維以爲「深美閎約四字，惟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差近之耳。」（人間詞話）溫詞的豔麗，是無可疑的。不過麗而能流。（黃昇云：「飛卿詞極流麗，宜爲花間集之冠。」）確有典重的妙趣，有名的菩薩蠻詞，便是此例。

水精簾裏顏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開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
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慙獨倚門。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翳。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但是更加流利的詞，要算更漏子。情辭哀怨，極爲動人。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韋莊與馮延巳，溫庭筠做了如許的詞，便如飄風一吹，林木響應。以後的大作家，便源源而出。唐末和五代初年的大詞人，是韋莊，他的秦婦吟，寫黃巢之亂，是唐時的作品，在當時曾家絃戶誦。可是他對於後人的影響，還是在詞的方面。

莊字端己，杜陵人，乾寧元年進士。蜀王建辟掌書記，後爲蜀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諡文靖，有浣花集。他的詞，與溫庭筠的詞齊名。有溫韋之稱。可是他的詞筆，是與溫大不同。王國維云：「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弦上黃鸝語，端己語也，其詞品似之。」（人間詞話）胡適云：「韋莊詞，一掃溫庭筠纖麗浮文的習氣。」（胡編詞選）他也有用白話的地方，如「四月七日，正是去年今日」（女冠子）等句，但就大體而論，是用流利的雅詞，寫豐富的情感。周濟評之爲「清豔絕倫」，可謂是的評了。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掩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含淚辭。
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鸝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菩薩蠻）

陸游跋花間集說：「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五代的詞人，如和凝、牛希濟、顧夙、鹿虔扈、李珣、孫光憲、歐陽炯、張泌諸人，都有幾首絕妙好詞，供我們的吟諷。可是作品太少，只好割愛不論。論幾個大作家，如馮延巳等等。當時詞最發達的國家，推西蜀及南唐。韋莊屬於西蜀，馮延巳南唐二

主，便屬於南唐了。

馮延巳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徙家新安，又徙廣陵，事南唐，累官中書侍郎左僕射同平章事，後改太子大傅，有陽春錄一卷。現在參考古人的評語，再求得我們的結論。

馮公樂府思深詞麗，韻逸調新，眞淨奇警，逸之才（陳世修）

延巳爲人專蔽固嫉，而其言忠愛纏綿，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張思言）

公俯仰身世，所懷萬端，纏愁其辭，若蹈若晦，揆之六義，比興爲多（馮煦）

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王國維）

正中韻極沉鬱之致，頓挫之妙（陳廷焯）

所以馮延巳的詞，第一能表現濃厚的情感，第二能有擴大的境界，第三善造清新的語句。他的蝶戀花采桑子諸詞，最可以代表他的技能呢。

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銅箏移玉柱？穿簾燕子雙飛去。 請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 鶯殘好夢無尋處（蝶戀花）

花前失卻遊春侶，極目尋芳滿眼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林間戲蝶簾間燕，各自雙雙，忍更思量，綠樹青苔半夕陽（采桑子）

李煜 唐五代詞，到了李後主（煜）的時代，是不啻登了極峯。可是李後主的詞，也不是偶然的。（一）他是有家學淵源；（二）他是情感豐富的人；（三）他的詞，是他亡國的悲哀。現在先論他第一點。

南唐嗣主李璟，廟號元宗，後奉周正朔，在位十六年，他又稱中主。中主第六子名煜，又稱後主，本封吳王，辛酉嗣位於金陵，在位十有五年，乙亥降於宋，封違命侯。太宗登極，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薨，追封吳王，以王禮葬北邙山，有集。

中主的詞，現存的僅有四首。如所做擬破浣溪紗一首詞，

萼萼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鷓鴣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王安石賞其「細雨夢回鷓鴣遠」兩句，王國維稱其爲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他的詞，是後主詞的先

騙咧。

李後主不但工屬文，並且擅書畫與音樂，他雖然不善爲政，可是他是一個情感濃厚的人。可看左列的故事。

煜嘗以熙載（韓熙載）靈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煜以此難之。授熙載右庶子，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五代史·南唐世家）

後主歸宋後，與故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避警漫錄）

所以王國維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予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眞所謂以血書者也。』試看後面的摘句：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多少恨，斷腸復橫頤。（望江南）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烏夜啼）

但是李煜要不經過亡國的慘痛，也不能有如許的好詞。試看後面二詞，一是亡國以前的作品，一是亡國以後的作品，便可以知其梗概了。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耶嚱去。劃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菩薩蠻）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歸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

李煜的家國之感，何以如是沈痛咧？這是因是他亡國之前，過了一種太享樂的生活。他的大周后小周后，都是驚才絕艷的美人。陸游南唐書說：『後主昭惠國后，小名娥皇，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洪芻香譜說：『江南李主帳中香法，用丁香、香綫、香沈、香檀、香麝、香各一兩，甲香三兩，細剉，加以鵝梨十枚，研取汁，於銀器內盛，卻蒸三次，梨汁乾，卽用之。』一香之微如此，其餘可想而知了。

蘇轍批評他的臨江仙詞（櫻桃落盡春歸去）說：『淒涼怨慕，眞亡國之音也。』這是完全由於生活的矛盾所致，所以纔有了好詞，纔斷送了他的性命。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放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禍。（避警漫錄）

燔以七夕日生，是日燕飲，弊伎徹於禁中。太宗銜其有，故國不堪回首之詞，至是又慍其醜，乃命楚王元佐等，搆魃就其第而助之。涖閹，中率機藥毒而死。（唐餘紀傳）

現在引用周濟、王國維的評語，以為這章的結束。

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嬙嚴妝也，端已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介存齋論詞雜著）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已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人間詞話）

十 詞的極盛時代

宋詞的鳥瞰（一）唐五代詞與宋詞 詞的極盛時代，是兩宋。宋詞在量的方面，和質的方面，都可以超越唐五代。就量的方面講，晚唐五代，是很短的時期，自然不能與南北宋兩朝作比較。但是最大的原因，還在慢詞的發展。唐五代的詞，差不多完全是小令。除了魚游春水一二個長調外，慢詞全起於北宋，美曾能改齋漫錄說：

詞自南唐以來，但有小令。其慢詞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童舞榭，競賭新聲。耆卿（柳永）失意無聊，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使人傳習。一時動聽，散佈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相繼有作，慢詞遂盛。

慢詞的增加，是詞體上的大變化。除得柳永外，北宋的周邦彥、南宋的姜夔，都是以詞家而兼音樂家。對於創造新的長調，貢獻獨多。這是唐五代詞所夢見不到的。說到質的方面，近代學者對於唐五代宋詞，頗有相反的論調。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王國維）
唐五代詞不易學，五代詞尤不必學。（況周頤蕙風詞話）

可是平心靜氣而論，唐五代詞，有一種渾厚和雅之氣。在北宋初年，尙可以看得見，後來便沒有了。就這個作風而說，唐五代詞，固然是極峯。不過除了這個作風之外，唐五代的詞，便沒有其他的貢獻了。宋詞則不然，不但「婉約派」之外，還有「豪放派」，「閒適派」就是「婉約派」之中，也是五花八門，各極其妙。柳永與周邦彥不同，姜夔與吳文英又不同。我們留待後敘了。

(二)北宋詞與南宋詞 北宋與南宋，同爲詞的極盛時期，其中也少有出入。自大體言之，北宋詞較爲含蓄，沖和，比較可以接近唐五代詞的作風。南宋詞清新刻露，較多斧鑿之痕。但是因爲南渡偏安的關係，南宋詞人多發揮他們家國之感，所以時有悲痛蒼涼的作風，不完全偏重於生活上的享樂，與個人的情緒了。關於這點，周濟所論甚精。

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盡，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寫，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碩之詣。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放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卽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南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氏對於北宋推崇之至，比較的與現在潮流爲合。我們對於南宋北宋的優劣，不必爲肯定的批評，見智見仁，是在讀者了。（參閱胡雲翼宋詞研究四六至四七頁）

(三)婉約派與豪放派 唐五代詞，祇有「婉約」一派。豪放派是宋代的產兒，所以這個要點，也是討論宋詞時應有的文章。

拿詞的作風，分爲「婉約」「豪放」二派。是起於明代張世文。他說：「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蓋詞情蘊藉，氣象恢宏之謂耳。然亦存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約」，東坡多「豪放」。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大抵以「婉約」爲正也。」這本來是大概的分類，詳細說起來，蘇辛的詞，也很有婉約的地方。（如東坡的蝶戀花，稼軒的祝英臺近。）便是最生澀的吳文英的詞，如唐多令等調，也極清空疏朗，易於成誦咧。

進一步說，「婉約派」詞，也有變化。秦觀周邦彥，同屬於北宋「婉約派」，但是秦詞主情致，周詞善鋪敘。又如蔣捷與文英，都是南宋「婉約派」。可是蔣詞纖巧，吳詞生澀，也是大大的不同。

此外「豪放」「婉約」兩派之外，不一定沒有第三派的詞，鄒祇謨遠志齋詞衷云：「詩家有王孟韋儲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這派詞的作用，閒適平淡，材料方面，多寫山林

隱逸之趣，不作香豔式的語句（『婉約派』多如此）也不寫政治上的感慨（『豪放派』多如此）他們的代表，是北宋的晁補之、南宋的朱敦儒、陸游。

爲結束以上的論點起見，再作一表。



北宋婉約派詞，宋朝的詞人太多，我們僅討論作品較多影響較大者。北宋最早的詞人，要算張先，先字子野，湖州人。天聖八年進士，嘗知吳江縣，仕至都官郎中。有安陸集詞一卷。張先詞情致雋永，而才氣不足，所以李之儀說他：『才不足而情有餘。』晁補之說他：『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他的得意句，爲『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押捲花影』、『柳徑無人，墜絮輕無影』，可以爲例。因此他有張三影的綽號。

水調歌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寶翠幃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天仙子）

張先、柳永，是北宋初年對於慢詞，有大貢獻的。這是值得我們的注意。（參考王易詞曲史一一三至一一四）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幼時有神童之稱。真宗時，舉進士；仁宗拜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諡元獻，有珠玉詞。

劉攽中山詩話說：「元獻尤善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歐晏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文忠思路甚雋，而元獻較婉雅。」晏殊一生富貴，所以作風婉約清麗，而不能哀感了。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

無盡處（玉樓春）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時宰相，卒諡文忠，有六一居士集。他的詩是散文化，不作綺豔語。但是他的詞中佳句如「水精雙枕，旁有墮釵橫」，「算伊潭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等等，全與詩的背景不同。

他的詞與晏殊相似，同出於馮延巳。可是更加沉著自然一點。周濟說：「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介存齋論詞雜著」馮煦說：「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六十一家詞選敘）他的影響便在此了。

他的詞有三卷，其中有很多的詞與馮延巳相亂。其劣者，有人說是劉焯偽作（西清詩話）

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白髮帶花君莫笑，穴么儘拍盡顛傳。人生何處似尊前？（浣溪紗）

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殊幼子。監穎昌許田鎮，能文章，尤工樂府。有小山詞。

古人推重小晏的詞很多，黃庭堅說：「叔原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晁補之說：「小山（原作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雨順。」陳質齋說：「叔原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周濟說：「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他的詞異常輕倩，雖然不能在馮延巳李後主之上，但確是第一流的作家，比他的父親高妙得多。

影袖波動捧玉繩；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釵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賦鵲天）

他的詞，所以比晏殊高些，是因為他的生活不同。黃庭堅序小山詞說：『仕宦連蹇，而不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用一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飢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絕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

宋人詞中，幾於無一不用白話。可是用得最多，要算柳永了。如『繫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憶帝京）『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晝夜樂）這種佳句，因俚俗自然而格外雋妙，是不勝枚舉的。但是他的詞，尤工於羈旅行役。所以雨淋鈴一闕，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關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最爲人所稱道。試看他在當時及在後世的影響。

柳耑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求永爲辭，於是聲傳一時。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

清真詞多從耑脫胎，然耑秀淡幽，實不可及。後人嘗爲俗筆，眞髣髴也。（介存齋論詞雜著）
樂章集爲金元已還樂語所自出……董解元所爲詞，於屯田有沈灑之合。（慈風詞話）

他還有一個貢獻，就是慢詞做的最多。如拋球樂集賢賓等等，都是他的新調。他是一個大音樂家，又善於鋪敘。馮煦說他：『曲處能直，密處能疏，稟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

柳永字耑卿，初名三變，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爲屯田員外郎，以樂章擅名。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號柳氏三絕。

北宋中葉的詞壇，出了一個怪傑。其人便是蘇軾，他的詞，留待後論。我們讀『婉約派』的詞，最注重他的同志

秦觀

說也奇怪，蘇門四學士中（黃庭堅、張來、晁補之、秦觀）詞派多與蘇軾不同。其中最傑出的詞人爲秦觀，是『婉約派』的健將，不是『豪放派』的繼承人。

觀字少游，高郵人，舉進士。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除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削秩監處州酒稅，編管橫州，又徙雷州，放還，至藤州卒。有淮海集詞。

秦七黃九（庭堅）在當時詞壇上齊名，後來學者都知道黃詞遠不及秦。那麼秦觀詞的長處，在什麼地方呢？

秦專主情致，少故實。嘗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終乏富貴態耳。（李清照）

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鱗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晁補之）

子瞻辭勝乎情，書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唯少游一人而已。（蔡伯世）

『晉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周濟『馮夢華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于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王國維）

少游詞境最爲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爲凄厲矣。（同上）

近代學者王國維極力推重秦觀。無論如何，他的作風，是婉約而哀怨，不愧爲第一流作家，較歐晏更進一層了。

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一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無一語，對芳樽。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兩打梨花深閉門。（鷓鴣天）

此後『婉約派』更是如日中天了。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族孫。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退居吳下，自號慶湖遺老，有東山寓聲樂府三卷。他的詞，濃麗而遒勁，所以格調尚不低。同時詞人張來說：『方回樂府，妙絕一世。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嬌施之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便是這個意思。他做了青玉案一首，因而有賀梅子之稱。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花樹，瑣窗朱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

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現在研究『婉約派』的大家周邦彥，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豐中，獻汴都賦，召爲太學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出知順昌府，提舉洞霄宮。晚居明州卒，自號清真居士，有片玉詞。

大晟府，是徽宗時代的樂府。所以周邦彥是個音樂家。貴耳集有一段故事，很可以看出他的音樂與文學的天才：

道君（徽宗）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語，邦彥悉聞之。』龔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宣諭蔡京。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闕陵王詞，即『柳陰直』者是也。』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絲弄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家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閑尋舊蹤迹，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悵惻恨堆積，漸別浦縈回，津埃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

再看古今人的評語：

美成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張炎）

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彭孫遯）

邦彥於南北宋間，爲詞家大宗，所作皆精深華豔，而氣格渾成，鏗鏘成語，如已出，此由筆力高妙，不但以嫻於音律見長也。（四庫全書提要）
鈎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鈎勒，便薄；清真愈鈎勒，愈渾厚。（周濟）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解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王國維）

歸納起來，可以說周詞（一）是長於創造慢詞，（二）善於鋪敘，（三）婉約之中，能沈鬱頓挫。

介乎北宋南宋之間幾個大詞人，是李清照和朱敦儒。我們現在祇論李清照。

中國女詩人很少是第一流的作者李清照在詞壇中出色當行雄視一世（觀其詞論）許多男作家對之有愧色。她自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格非之女，金石家趙明誠妻，有漱玉集。她最負盛名的詞，爲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最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搗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者次第，只一箇愁字了得！

李清照的詞，多用白話，與周邦彥似乎相反。但是造語清新，其成功也則一。她的意境超妙，是她詞的特長。所以貴耳集說：『易安居士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

比李清照前一點，有一個女詞家朱淑真，錢塘人。所嫁非人，不得志而沒。有斷腸集，非常的淒婉。（此據歷代詩餘，四朝詩集說她是南宋人）

蓮運風日弄輕柔，花徑暗香流。清明過了，不堪回首，雲鎖朱樓。午聽睡起鸚鵡聲巧，何處喚春愁。綠楊影裏，海棠亭畔，紅杏梢頭。（眼兒嬌）
薰風詞話說：『淑真清空婉約，純乎北宋，易安筆情景濃至，意境較沈博，下開南宋風氣。』這是兩位女詞家的差別了。

南宋婉約派詞，南渡偏安，經過了空前無數的國恥，詞人眷懷家國，應如何的感傷，在詞中發洩。於是『豪放派』的辛棄疾，遂如鳳鳴朝陽，占了詞壇中的第一席。『婉約派』祇能做到幽咽地步，終不能十分沉痛。就這一派而論，姜夔的詞才最高，王沂孫感慨較多，大多數多在句法字法上用功夫，意境并不能深造，真所謂求深反淺了。

北宋的『婉約派』到周邦彥始集大成。南宋的『婉約派』有姜夔方開風氣，夔字堯章，鄱陽人。蕭東父妻以兄子，因寓居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自號白石道人。慶元中，會上書乞正太常雅樂。有白石詩一卷，詞五卷。又著有絳帖平續書譜大樂議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

他與周邦彥相似，是個大音樂家，也是創造慢詞很多的一個人。先看古人什麼樣批評他：

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黃嘯）

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張炎）

白石清勁知音，亦不免有生硬處。（沈義父）

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騁爲疏宕。（周濟）

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同上）

石帶所作，超脫蹊逕，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彼體姜詞者，必欲求下手處，則先自俗處能雅，滑處能澀始。（馮煦）

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能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王國維）

綜合起來說，姜夔的詩，在意境與修詞兩方面，都有清空超脫的妙趣，的確可爲南宋「婉約派」的宗師；不過時有隱晦之處，我們不能曲爲之諱。

姜白石詞，又以小序出名，可爲小品文字模範。

齊天樂

丙辰歲與張功父會飲張達可之堂。聞屋壁間蟋蟀有聲。功父約予同賦，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間，仰見秋月，頓起幽思。尋亦得此。蟋蟀，中都呼爲促織，善鬪。好事者或以三二十萬錢，致一枚，鏤象齒爲樓觀以貯之。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興，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史達祖字邦卿，汴人。韓侂胄爲平章，專倚史達祖奉行文字。有梅溪詞一卷。

同時詞人很推重他的詞，張鎡說：『史生詞，織綉泉底，去塵眼中。妥帖輕圓，辭情俱到。有瓌奇警邁，清新閑婉之長，而無詭蕩汗淫之失。』姜夔說：『邦卿詞，奇秀清逸。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他的詞，非常富麗秀逸，可是不免纖巧。周濟說：『其詞中喜用儉字，品格便不高。』他曾經阿附韓侂胄，頗爲士林所不喜。

傲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細車不到杜陵路。沈沈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鷓鴣燈深夜語。（羅綺香）

清新雕琢是南宋『婉約派』詞的特色，也是他們的病徵。到了二憲詞（吳文英號夢窗，周密號草窗）方纔登了極峯。而吳文英又爲其中的領袖。晚清到現代的詞，都極端的摹仿吳文英。所以我們不可不特別注意咧。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從吳履齋諸公游，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吳文英的詞，在當時已有人反對。張炎說：『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這不免言之太過。贊成之者，如周濟說：『反南宋之清疏，爲北宋之穠至。』也是很確實的批評。現在摘取較公允的議論於如左：

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沈義父）

夢窗足醫滑易之病，不善學之便流於晦。（孫清瑞）

夢窗之詞麗以則幽邃而綿密，脈絡非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馮煦）

他的詞稿，在今日留下最多。長處爲細膩，短處爲生澀。但是其中也有極自然的作品。（唐多令風入松祝英臺近）就大體而論，未免過於生硬咧。

渺空烟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崖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遜酸風射眼，劍水染花腥。時艷雙鸞響，廊葉秋聲。宮裏吳王沈醉倚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波無語，華髮青山青。水滴空闌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八聲甘州）

吳文英的嫡派，爲周密。密字公謹，號草窗，濟南人。流寓吳興，居弁山，自號弁陽嘯翁。淳祐中，爲義烏令。有蠟屐集草窗詞二卷，一名荳洲漁笛譜。此外所著齊東野語癸辛雜識志雅堂雜鈔浩然齋視聽鈔弁陽客談武林舊事澄懷錄雲烟過眼錄各若干卷。

周濟說：『草窗最近夢窗，但夢窗思沈力厚，草窗則貌合耳。若其鏤新鬪冶，固自絕倫。』他又說：『公謹被金夏玉，嚼雪盪花，新妙無與爲匹。』這都是說他琢字的工夫，不是說他的意境好咧。

嬌綠迷雲，倦紅翠曉，嫩晴芳樹。漸午陰，籠影移香，燕語夢回，千點碧桃吹雨。冷落錦衾人歸後，記前度蘭棹停翠浦。凭闌久，漫凝睇，鳳翹慵聽金縷。留春問誰最苦。奈花自無言，鶯自語。對畫樓殘照，東風吹遠，天涯何許。怕折露條愁輕別，更烟暝長亭啼杜宇。垂楊晚，但羅袖暗沾飛絮。（大聖樂）

蔣捷字勝欲，陽羨人。德祐進士。自號竹山。遁迹不仕。有竹山詞。毛晉說：『竹山詞語語纖巧，字字妍情。』這個的評，把他的長處短處，都顯露出來了。他有時也學辛棄疾，但是他的詞料，是綺豔居多，還是屬於『婉約派』。他又歡喜用白話。總之他的詞格不高，而流利自然，與吳周異趣了。

綠絲楊柳絲絲雨，春在溟濛處。樓兒特小不藏愁，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天憐客子歸關遠，借與花消遣。海棠紅近綠闌干，纔搖珠簾，卻又晚風寒。（虞美人）

宋詞人入元存在的，祇有張炎王沂孫，值得我們仔細研究。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循王張俊諸孫。本西秦人。生於淳祐間，宋亡，落魄縱游，有山中白雲詞原。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番鬢住，到番鬢、春已堪憐。更悽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烟。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草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鴉。（高陽臺）

他是專宗姜夔，反對吳文英的主張。『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我們不妨拿他們做一個比較。張炎處宋元之際，身世淒涼，所以多淒怨之音。這是姜白石所沒有的。但是他的詞疏宕有餘，清勁不足。修詞方面，極力注重清新。比較吳文英自然得多，而沒有吳的厚重。

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曾任慶元路學正。有碧山樂府二卷。又名花外集。

鶯雪庭陰輕翠簾影，露霏玉管春瘦。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誰家相思。一夜窗前夢，奈個人水隔天遠。但悽然滿樹陶香滿地橫斜。江南自是離愁苦，況游絲、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說與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憑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高陽臺）

碧山詞的感慨，較玉田為深。修詞方面，則清疏不如玉田的詞，而厚重過之。

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遜其深遠。（周濟）

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陳廷焯）

王詞的情調多近張，而辭句則多近吳。陸似如視沈君。

蘇辛與豪放派 張世文說：『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大約以婉約為正。』自來論詞的人，都以婉約為

詞的正宗，豪放為詞的變體。其實詩詞所以抒情，婉約豪放，都各有抒情的妙趣。譬如論家國的盛衰，辛稼軒的

詞，實遠在王碧山之上。論狎昵的情感，周美成的詞，自然比劉後村細膩。我們不必辯論那一派是正宗，總是以善爲歸罷了。

兩宋『婉約派』的健將太多，不能指出一二個作家做領袖。『豪放派』的領袖爲蘇辛二人，是無可訾議的。茲分別論之：

(一)蘇辛生活之比較 蘇軾字子瞻，洵長子，眉山人，嘉祐二年進士乙科，累除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紹聖初，坐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徽宗立，赦還，提舉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高宗朝，贈太師，諡文忠。有東坡前後集。他的詞，名東坡樂府。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人。耿京聚兵山東，節制忠義軍馬，留掌書記。紹興三十二年，令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甯宗朝，累官浙東安撫使，加龍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德祐初，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諡忠敏。有稼軒長短句十三卷。

他們都是胸襟闊大的人。蘇在政治上，不甚得手。辛在政治上，比較得意。但是辛棄疾眼看得國家破亡，國仇未雪，他的感憤，是蘇軾所沒有的。所以同是做豪放的詞，我們祇覺得蘇軾的胸襟大，辛棄疾的悲憤多咧。

(二)作風的比較 現在先論他們的豪放作風。

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陳師道)

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卓犖，而耆卿爲輿臺矣。(胡寅)

居士詞，豈無去國懷鄉之感，殊覺哀而不傷。(周輝)

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故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黎莊)

詞家爭鬪機穢，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砢英多，絕不作妮子態。(毛晉)

同是豪放，兩人的異點，究竟在何處咧？

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周濟）

東坡天趣獨到，殆成絕詣，而若不經意，完壁甚少。稼軒則沉着痛快，有轍可尋。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周濟）

魄力之大，蘇不及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陳廷焯）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憂，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王國維）

我們對於蘇辛，也不必遽下優劣。他們的比較，正如李杜的比較一樣，各有千秋罷了。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

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調歌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簫響，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

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揹英雄淚。（辛棄疾水

龍吟）

以上論他們豪放的作風，古人已先獲我心了。但是蘇辛詞，也不是完全豪放的，關於婉約的一派詞，蘇東坡有『綵索身輕長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諸句，張炎說：『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辛稼軒的詞，有『寶釵分，桃葉渡』一曲，『狎昵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沈謙）這已經可見一斑了。還有一層，就是小令一方面，蘇辛頗多閒適的調子。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照。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定風波）

若意尋春懶便回，何如信步兩三杯。山繞好處行還倦，倦未成時雨早催。攜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開。誰家寒食歸寧女，笑語柔柔陌

上來。（辛棄疾鷓鴣天）

蘇辛派的詞人，蘇軾的交游中，秦觀、張耒、程垓、李之儀，都是做『婉約派』的詞。黃庭堅的詞，有時也豪放，有

時也俚俗，有時也婉約，還是婉約居多。比較可認為蘇軾嫡派的，要算晁補之。但是他的詞，豪放而兼閒適，我們

留待後敘。辛派的詞人較多，普通所認為辛派的詞人，是劉過、朱敦儒、陸游、劉克莊諸人。其中朱敦儒、陸游，實

可為『閒適派』的領袖。我們便討論『劉諸人』。

劉過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吉州太和人。嘗伏闕上書，請光宗過宮，復以書抵時宰，陳恢復方略，不報。放浪湖海，問有龍州集詞一卷。

黃易說：『改之稼軒之客，詞多壯語，蓋學稼軒者也。』他的詞，是辛稼軒的嫡派。但是豪放之中，不免失之粗獷。此外他的詞料，偏重豔體，這是與辛詞不同的地方。

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月，又中秋。黃鸝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唐多令。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淳祐中，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卒諡文定。有後村集別調一卷。他的詞，與劉過一樣，豪放麗逸，不免失之粗獷。

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錢換酒日無何，紅燭呼盧宵不寐。易挑錦婦機中字，難得玉人心下事。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木蘭花。

朱陸與閒適派詞 『閒適派』詞與『豪放派』詞爲近，不過其中也有出入。第一，是材料方面：『豪放派』詞，多發表政治上或功名上的感慨；『婉約派』詞，多敘述兒女的情懷；『閒適派』詞，便多以山水爲背景，寫出作者瀟灑的胸襟。第二，是關於修詞方面：『豪放派』的修詞，巨細無所不包；『婉約派』詞，注重美麗；至於『閒適派』詞，便注重雅淡自然了。

鄒志謨遠志齋詞衷說：『詩家有王孟韋儲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這是因爲世人都以陸務觀諸人爲『豪放派』嫡系，所以有此議論。『閒適派』的詞，最早的有唐代張志和（有漁父詞）到了宋代，便有晁補之陳與義朱敦儒陸游諸人，可以爲此派詞的張本。朱陸更可算得是大宗師咧。

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受知蘇軾，舉進士。元祐中，爲著作郎，紹聖末，謫監信州酒稅，起知泗州，入黨籍。有雞肋集琴趣外篇。

毛晉說：『无咎雖遊戲小詞，不作綺語。』四庫全書提要說：『其詞神姿高秀，與蘇軾可以肩隨。』陳質齋說：『无咎佳者，固未多遜秦七黃九。』可見古人對於他的詞，議論也不一致。近人胡雲翼說：『補之雖屬蘇門，而他的詞，卻絕不與蘇門同調。他所最服膺的詞人，一個是秦少游，他說：『近世以來，作家皆不及秦少游。』一個是柳耆卿，他說：『耆卿詞，不減唐人高處。』他自己受秦柳影響也很大。實在他也不是秦柳派，他是兩大派中的『折衷派』。換句話說，就是『開適派』。

謫宦江城無屋買，殘僧野老相依松間藥。白竹間矣，水窮行到處，雲起坐看時。一箇幽禽綠底事，苦來醉耳邊啼。月斜西院愈聲悲，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臨江仙。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慥之孫。紹興中，歷中書舍人，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參知政事，提舉洞霄宮。有簡齋集。無住詞，他是『江西派』的詩人。所存的詞，僅僅有十八首。四庫全書提要說：『吐言天拔，不作柳耆卿之態，亦無疎簡之氣，殆於首首可傳。』這便是說他很多開適的意思。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華。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臨江仙。

『開適派』的詞，到了朱敦儒，方纔有了一個大領袖。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以荐起。紹興五年，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典刑獄。上疏乞歸居嘉禾，晚除鴻臚少卿，有巖壑老人詩文一卷，又有猥較集詞三卷，名樵歌。

汪叔耕說：『希真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其實他的詞，也有婉約的，如『輕紅遍寫鴛鴦帶，濃碧爭斟翡翠卮，一也有豪放的，如『掃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但是大體而論，樸實清空，一塵不染。允推『開適派』的大家。（參看胡適詞選第一八九頁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第一一六〇至一一六四頁）

簾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生計綠簾空背，慣披霜衝雪。晚來風定釣絲閒，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好事近）

漁父長身來，只共釣竿相識。隨意轉船回棹，似飛空無迹。蘆花開落任浮生，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會聽得（好事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孝宗朝，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領建康留守，尋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請祠，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卒。有于湖集詞一卷。

陳季龍于湖集詞序云：『讀之冷然洒然，真非食烟火人辭語。予雖不及識荆，然其瀟散出塵之姿，自在如神之筆，邁往凌雲之氣，猶可想見也。』他的念奴嬌過洞庭詞，便是豪放一派。但是一部分的詞，是很閒適的。

問訊湖邊柳色，重來又是三年。春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連天，飛起沙鷗一片。（西江月）

陸游的詩，已見上文。現在討論他的詞。他的作風，是多方面的。楊慎詞品說：『纖麗處似淮海，雄快處似東坡。予謂超爽更似稼軒耳。』超爽便是閒適。他的豔麗詞，可以釵頭鳳爲代表；豪放詞，可以沁園春爲代表；好事近諸詞，便可以代表他的閒適作風了。

華燈縱博，羅鼓馳射，誰記當年癡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烟雨。鏡湖原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鷓鴣仙）

陸游是有政治上理想的，所以他的閒適詞中，有時還帶著幽咽之音，這是他與朱敦儒的異點。最後我們不要忘記的，便是各家小令，多以閒適見長。就是前面所說的朱陸閒適詞，也是以小令爲多。現在再看『豪放派』、『婉約派』，也有『閒適派』的作品，自然都是小令而非長調了。

照野瀾灑淺浪，橫空隱隱層香。障泥未解玉驄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結楊橋，杜宇一聲春曉。（蘇賦西江月）

枕簟溪堂冷欲秋，斷雲依水晚來收。紅蓮相倚渾如醉，白鳥無言定自愁。書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風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辛棄疾鷓鴣天）

雁燕無聲，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峯晴苦，商略黃昏雨。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恐闌懷古，殘柳參差舞。（姜夔點絳脣）

迷蝶無蹤曉夢沉，寒香深閉小庭心。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樓前柳淺深。愁自遣，酒孤斟。一簾芳景燕同吟。杏花宜帶斜陽看，幾陣東風晚

又陰（吳文英思嘉客）

十一 詞的衰落與復興

金元人詞 詞經過宋人如許的發展，所謂極盛之下難爲繼，後人做詞，祇能在量的方面增加，不能在質的方面增加了。然而一筆抹殺，說後來的詞，無一家可讀，那也可以不必。我們還是敘述從簡罷了。

約略的說起來，元人的詞，尚不失爲閒適雅正。明人的詞，便品格低下，作風庸濫。到了清人的詞，清新雅正。派別上也較多，可以說是詞的復興時代了。

金代詞家，前有吳激，後有趙秉文、元好問、吳激、字彥高、建州人、宋宰相棣子、米芾、塔，使金，留不遺。有東山集詞一卷。趙秉文號洵，老人，隆陽人。元好問的事迹，已見前，他有遺山新樂府五卷。張炎說他「深於用事，精於鍊句，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他的小令婉約，長調多豪放。

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宮豔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吳激）
月圓）

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顧，揀溪山好處追游。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還甚春秋。（趙秉文）
促拍醜奴兒）

渺漲江東下，流不盡，古今情。記海上三山，雲中雙闕，當日南城。黃星幾年飛去，淡春陰，平野草青青。冰井猶殘，石磴露盤已失金莖。風流千古短歌行，慷慨缺壺聲。想灑酒臨江，賦詩按馬，詞氣縱橫。飄零舊家王絮，似南飛，烏鷓鴣。三更笑殺西園賦，賦壯懷無復平生。（元好問）
木蘭花慢）

元代的詞人較多，『婉約派』有仇遠、張雨、趙雍、張翥諸人；『豪放派』有薩都刺諸人；『閒適派』有劉因、倪瓚、釋中峯諸人。元代的詞，受了曲的影響，質樸者居多。換一句話說，便是宋代『閒適派』詞，在元代有很大的發展。『婉約派』爲近，但他的有名

仇遠字仁近，號山村，錢塘人。入元爲溧陽縣學正。有無絃琴譜二卷，所作與南宋『婉約派』爲近。但他的有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葉小鸞，吳江人。與其母沈宜修，姊小紈，紈，都能詞。他自己所著，有疏香閣詞，以婉約秀美見長。燈夕初過冷未平，乍看今日試微晴，東風已解向人迎。梨蕊幾時飄弱韻，柳條如欲蕩柔情，牆牆何處按歌聲？（浣溪紗）

清人詞，清代的詞，可以說是詞的復興時代。比較宋人詞，當然不及他們的雄深。可是比較明人詞，雅正得多了。就是拿元人詞來比較，也覺得富於變化咧。清初詞人，多宗唐五代，不免染了明人的氣習。到了朱彝尊、姜張、陳其年、宗彝、辛，方纔風氣爲之一變。可是他們的詞，都不如同時人納蘭成德所做的精粹。成德是學李後主的。論到影響方面，朱彝尊是浙派的先導，比較陳其年爲大。譚獻說：『浙派詞，竹垞開其端，樊榭（厲鶚）振其緒，頻伽（郭麐）暢其風，皆奉石帚（姜夔）、玉田（張炎）爲圭臬，不肯進入宋人一步，況唐人乎？』（篋中詞）浙派詞到了厲鶚、郭麐，可謂登極峯了。所以王易說：『雍乾以後，幾奉樊榭爲赤幟矣。』（詞曲史四七二頁）

浙派末流，不免失之堆砌。於是有了『常州派』爲其反動。張惠言、張琦，是此中的領袖。他們的宗師，是周邦彥。譚獻稱其『大雅遒逸，授北宋名家之緒……自茗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後來周濟主張『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便是『常州派』的鮮明旗幟。周濟與莊棫，都是『常州派』的健將咧。

『浙派』與『常州派』後來都不能無失。『浙派』的流弊，爲雕琢生澀；『常州派』的流弊，爲空疏隱晦。所以便有人折衷於二派之間，而自成一派，這便是項鴻祚與蔣春霖。他們用意綿密，都很近於南宋。但是遣詞雅正流利，又能近於北宋。譚獻推納蘭成德與項鴻祚、蔣春霖，爲清代三大詞人（見所選篋中詞）不爲無見咧。此外以才氣爲詞，有龔自珍，亦豪放，亦婉約，可以自成一派。可惜不免有劍拔弩張之習，同他的詩一樣。

清末的大詞人，有學清真的鄭文焯，學夢窗的朱祖謀。所做的詞，都可以稱名家。後來學『夢窗派』的詞，異常之多，不免有餽釘之病。所以馮煦、王國維，便主張學唐五代了。以上是清詞的鳥瞰，以下便研究幾個代表的作家。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翰林院檢討，有曝書亭集詞。杜紫綸說：『竹垞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吳子律說：『圓轉瀏亮，應得力於樂笑翁。』他所選的詞綜，很有功於學者。他的詞，是祇能雅正而不能精深，可謂是詩人之詞了。

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捲春深。一寸橫波，斷腸人在樓陰。游絲不繫羊車住，倩何人傳與青禽最難禁。倚遍雕闌，夢遍羅衾。重來已是朝雲散，恨明珠佩冷，紫玉烟沈。前度桃花，依然開偏江淨。鍾情怕到相思路，盼長堤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黃泉，兩處誰尋？（高陽臺）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有烏絲詞三十卷。在量的方面，要首屈一指了，他宗尚蘇辛，時有新意。可惜失之粗獷，與南宋二劉同。

二十年前曾見汝寶銀樓下，春二月，銅街十里，杏衫籠馬，行處遍遺嬌鳥喚。看時誰讓珠簾挂。只沈腰，今也不宜秋，驚堪把。且給箇金門假好長，就旗亭價。記爐烟扇影，朝衣曾惹。芍藥纔填，曲琵琶，又聽商船話。笑落花和淚一般多，沾羅帕。（滿江紅）

納蘭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滿洲人。明珠之子。康熙時進士，有飲水側帽二詞。他是學李後主的第一人，也是清初第一大詞家。試看當時詞人的評語。

容若詞，一種淒婉處，令人不能卒讀。（顧貞觀）
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陳其年）

又到綠楊曾折處，不語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連天無意緒，雁聲遠向蕭關去。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千古。明日客程還幾許？霜衣況是新寒雨。（蝶戀花）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康熙舉人。乾隆時，舉博學鴻詞。有樊榭山房詞。徐紫珊說：『樊榭詞，生香異色，無半點烟火氣。』這是說他的詞料，不是說他的修詞。他的詞，修飾得很美，所以不能爲『閒適派』咧。『太鴻思力，可到清真，苦爲玉田所累。』這是很切確的。他的詞，是完全得力於姜張咧。

縞月魄香，青禽醫瘦，遺環與恨俱飄。雪沒羶痕，何人爲掃溪橋。東風欲避層臺遠，御風歸第一春銷。惱相思，枝北枝南，冷夢迢迢。山空記得吟疏影，拾參差碎玉，自裹冰綃。湖水無聲，流殘舊怨，新嬌餘酸。已在濃陰裏，怕重屏半夢難描。更堪他，消息經年，兩暮烟朝。（高陽臺）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嘉慶進士，深於經學與駢散文。他是『陽湖派』的古文領袖。所著茗柯詞，從沉著麗厚

清空寄託兩方面，發揮詞旨，也能自成一家。譚獻說：『若柯詞，真得風人之義，以比興出之，非一覽可盡。』（復堂日記）他的詞，也不是完全含蓄，像水調歌頭幾首，便是參酌豪放閒適之間，自具一格。

東風無一事，放出萬重花。開來開遍花影，惟有月鉤斜。我有江南鐵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徹玉城霞。清影渺誰卹，飛絮滿天涯。飄然去，吾與汝，汎雲槎。東皇一笑相語，芳意落誰家。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水調歌頭）

惠言之弟張琦，字翰風，有立山詞，也是常州派領袖之一。

漸黃昏，怨魂愁斷，啼鴉早又相喚。芳心欲寄天涯路，無奈水遙山遠。春過半，看絲影花痕，罨盡青苔院。好春一片，只付與輕狂，蜂兒蝶子，吹送午塵暗。關山客，漫說歸期易算，知他多少悽怨。不曾真箇東風妒，已是燕殘鸚鵡。春晚晚，怕花雨朝來，一霎方塘滿。嫣紅誰伴，儘倚遍關，暮雲過盡，空有淚如霰。（摸魚兒）

項鴻祚，字蓮生，錢塘人。道光舉人，有憶雲詞甲乙丙丁彙。他在他的丁裏中自序說：『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可以見得他的作詞宗旨了。黃燮清說：『渾融深厚，語語藏鋒。北宋瓣香於斯未墜。』譚獻說：『蓮生，古之傷心人也。澁氣迴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思，而化其滯。』雖然說得太過，可是他的作風，閒雅哀怨，實在能鎔會南宋各家咧。

實樓吹角，酒醒燈花落。梅未開殘，風又惡。今日元宵過卻，更更更鼓，滾滾涼翠，綉綉彈淚，淒淒併作一江春水。幾時流到錢塘。（清平樂）

蔣春霖，字底潭，江陰人。兩淮鹽大使。有水雲詞。他生逢太平天國之亂，所作的詞，醇雅哀怨，渾成自然。劉毓盤說：『其言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唐宋名家，合爲一手。詞至蔣氏，集大成矣。』

泊秦淮雨霽，又燈火送歸船。正樹擁雲昏，星垂野闊，暝色浮天。蘆邊夜潮驟起，聳波心，月影盪江圓。夢醒誰歌楚些，冷冷冷，霜激哀絃。嬋娟不語，對愁眠，往事恨難捐。看葬萍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鉤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烟。（木蘭花慢）

龔自珍，字璣人，號定齋，仁和人。禮部主事。有無著詞。他的詞，以才氣見長，不免有點霸氣。譚獻說：『定公能爲飛仙劍客之語，綿麗沈揚，意欲合蘇辛而一之，奇作也。』

滌外起來樓，縹渺清幽。笛聲叫破五湖秋。捲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鏡檻與香篝，雅愴溫柔。替儂好好上簾鉤。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浪淘沙）

清代女子能詞的很多，賀雙卿的音調悽怨，顧春的格調高超，有時俚俗而帶著閒雅風味，都可以自成一家。賀雙卿字秋碧，丹陽人，金沙縉山農家周某室，有雪壓軒詞。（她的事迹，可參看史梧岡西青散記）西林顧春，字子春，號太清，滿洲鐵嶺人。清高宗玄孫奕繪側室。有東海漁歌二卷。

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夢淡紅欺粉蝶，鎖愁濃綠詭黃鸝。幽恨莫重提。人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賀雙卿雙調憶江南）

花肥葉大兩三枝，香淨白玉卮。輕羅團扇寫冰姿，何勞賦粉施。新雨後，好風吹，閒階月上時。碧天如水影遲遲，清芬晚更宜。（西林顧春醉桃源）

鄭文焯，字叔問，號小坡，晚號大鶴山人，漢軍旗人。官中書，有樵風樂府。王易說他『一宗清真，鍊字選聲，極見精麗。而清光蕩漾，情緒纏綿，得未曾有。』（詞曲史四九〇頁）

渺矣天寬愁無地，江山如此誰醒。亂雲空逐鷺濤去，人共一亭幽靜。斜月耿，怕重見青尊，中有山河影。吟魂自警，對潮打孤城，烟生壞塔，笛語夜悽哽。招提境，還作東門帳飲中流，同是漂梗。當年擊楫英雄老，輪輿過江魚艇。愁暗省，換滿目湖沙，鬢氣連天迥。浩苒坐冷，任怪石能言，荒波變酒，莫更賦離景。（揆魚兒）

朱祖謀，字古微，號滄尹，後易名孝臧，歸安人。官禮部侍郎，有彊村語業。他是『專宗夢窗，訂律精微，遺詞麗密。而託體高曠，行氣清空。』（詞曲史四九〇頁）是後來學夢窗的人所不能及的。

幽花一暝秋如夢，愔愔鬢燈籠。淚洵冰綃，愁量錦瑟，香咽魂魂還傍。淒風自颺，卷葉葉羅衣，冷薰空桁。誰侶難驚，夢游分影夜江上。多情最憐小玉，結連環短佩，仙步來往。舊月鉤闌，殘雲盡鏡，借得閒人惆悵。孤懽半強，任落拓江湖，楚腰情唱。起玩涼星，沸簾爭綠響。（齊天樂）

十二 詩話與詞話

詩話 詩話是一個很含混的名詞。爲什麼呢？因爲有些詩話，完全是論詩的技術方面，如嚴羽滄浪詩話、張炎詞原之類。有些是批評作風，如鍾嶸詩品之類。有些是專記遺聞軼事，如計有功唐詩紀事之類。所以我們研究詩話及詞話，應當分別觀之纔好。

詩話詞話，多有不用詩話詞話的名目，如胡仔、荅溪漁隱叢話、王灼、碧雞漫志等等，當然是在本文討論之列。還有很多筆記書，有時談詩論詞，有時紀鬼說怪，我們便不能稱他爲純粹的詩話了。至於專門討論詩律詞律的書，是否屬於詩話詞話，在廣義的方面，是可以加入的。近人顧實著詩論，以董文煥的聲調四譜圖說爲最重要的詩話，卽是此意。我們就狹義方面研究，便不列入了。

最早的詩話，當推梁鍾嶸的詩品。他專門批評古人的作風，在大體上，是很確實平允，文字更是雋永可喜。唐朝有兩種著作，與此相近：一是釋皎然的詩式，一是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其價值都在詩品之下。其實詩話一個名詞，是起於宋。最早的有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不久便有司馬光的續詩話，劉攽的中山詩話，陳師道的后山詩話，後來便有葉少蘊的石林詩話，姜夔的白石詩話，而嚴羽的滄浪詩話，組織完密，尤爲有名。至於計有功的唐詩紀事，胡仔的荅溪漁隱叢話，都是因爲材料豐富，能够見稱於時。

明代的詩話很多，應推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楊慎的升庵詩話，胡應麟的少室山人筆叢及詩數，陸時雍的詩鏡總論，爲比較切實一些。清代的詩話，以王士禛的漁洋詩話，沈德潛的說詩碎語，施補華的峴傭說詩，方東樹的昭昧詹言，都各有獨到之處。

梁鍾嶸詩品，我們可參看四庫全書提要的評語：『取漢魏至梁能詩者，一百三人，分爲三品。每品各冠以小序，每人又系以論斷。惟所稱某人詩源出某人者，頗爲武斷。至其妙解文理，不減劉勰。』

唐司空圖詩品，凡分二十四品，以四言韻語寫之。其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便是王士禛對於詩的主張。

宋歐陽修六一詩話，這是真正詩話的起點，共一卷。所紀有批評本事等等。

宋沈閱詩話總龜，這是詩話『總集』的濫觴，共分一百〇二類，采書凡二百種，不免蕪雜一點。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四庫全書提要說：『於唐一代詩，或錄名篇，或著本事，或記品評之語，兼載其世系爵

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唐人詩集不傳於世者，多賴此書以存。」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 共一百卷，與詩話總龜相似，比較精審一點。

宋嚴羽滄浪詩話 共二卷。論詩以禪為主，注重妙悟，不免於偏。但是敘述的統系極佳，是第一條理的

『詩學』咧。

明李東陽懷農堂詩話 主張格律音調，極論剽竊摹擬之非。

明楊慎升庵詩話 四庫全書提要 很推崇他，說這本書在明人詩話之上。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共八卷，也有泛論文學的文章，是明朝詩話中最充實的一部著作。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及詩藪 筆叢共四十八卷，詩藪共十八卷，有論經史的地方，不是一部純粹的詩

話咧。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 共八十卷，取材宏富，與茗溪漁隱叢話相彷彿。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 他的神韻說，可以在這書中看見，編輯甚有剪裁。後來趙執信做一部詩話，叫談龍錄，

便是此書的反動。

清厲鶚宋詩紀事 共一百卷，搜羅宋代詩人軼事并詩，比較計有功的書，更加完備。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 他對於詩的主張，是渾厚雅正；在這書中，很表現得出來。

清袁枚隨園詩話 這是通行最廣的一部詩話，隨園於主張性靈說之外，復歡喜爲人揄揚。因此這部書中，

很多無聊的談話或記載，令作者受累不淺。他的性靈說，在這部書中，也可以窺見一斑。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 方東樹是桐城派古文家。他力尊李杜韓歐的詩，認爲詩的正宗。議論精闢，得未曾有。

但有時不免偏重『因文見道』一方面。

近人陳衍石遺室詩話 陳衍是宋詩派的作者，這本書是近代最豐富的詩話。

詞話 有了詩的發展，方纔有了詩的研究或批評——這便是詩話。上面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詞話的生成，當然也不能在例外；可是因爲詞的發展較晚，在量的方面說，詞話是比較的少得多了。最有趣味的，便是最早的三部詞話，都是南宋時代的作品。一是詞人張炎的詞源，一是王灼的碧雞漫志，一是沈義父的樂府指迷。詞源二卷，一名樂府指迷，上卷評論音律，下卷分論作詞的方法，兼有批評作風之處。可以說是詞的最早權威了。四庫全書提要說：『此書殆後人所增入，非其舊也。』這句話也可以供給我們的參考。碧雞漫志詳述曲調的源流；樂府指迷是教人作詞的方法。其中議論，不免有拘滯的地方。此外吳曾能改齋漫錄、周密浩然齋雅談，其中也多論詞之作。

明人對於詞話，貢獻甚少。祇有陳霆的渚山堂詞話、楊慎的詞品，可資考證咧。

清代是詞話最發達的時代，佳作如林，現在擇要敘述如左：

徐鉉詞苑叢談 四庫全書提要說：『是書專輯詞家故實，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採摭詳富，考據詳明，足爲論詞者總匯……惟其間徵引舊聞，未盡註其所出。』

歷代詞話 附於康熙帝御定歷代詩餘中，專紀載詞的遺聞軼事。引用的書籍，都注出來。

毛奇齡西河詞話 推崇唐五代的詞，論列詞韻和詞曲源流的地方，頗有見地。

沈雄柳塘詞話 王易說：『分詞評詞辨詞品三類，雜引舊文，多不著出典。間附已說，亦設標榜。』（詞曲史四七頁）標榜是詩話詞話的通病，我們不可不注意咧。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 主張做詞應注重有情感，宜雅正，并校正萬樹的詞律多條。

周濟詞辨 依榜『常州派』立論，批評古人的詞，很多精到的話。

張宗櫛詞林紀事 共二十二卷。王易說：『以人爲綱，以時代爲次。凡涉詞家或有評語之作，悉皆入選。引證精博，剪裁簡潔，與叢談同爲詞學必備之書。』

劉熙載詞概 這是藝概中的一種，對於作風的批評，很多恰當的話。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 關於作風的批評和紀載，不免有標榜的結習。至於訂正詞律的地方，很爲精審。例。

況周頤蕙風詞話

理論方面，如做詞貴重拙大等語，很有見地。其餘批評和紀載，甚爲尋常。

王國維人間詞話

推崇五代和北宋詞，對於南宋諸大家，頗爲不滿。批評很有獨到的地方。